

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卷之二

二南里人

三山道人

第六回

碧峰會証果 武夷山降魔

詩曰

灤上秋露鶴聲長 靈隱仙壇夜久涼 明月照開三島路

冷風吹落九天香 青山綠水年上好 白髮紅塵日上忙

你問人間蝸兩角 無何認取白雲鄉

却說飛喚捧了這個七言八句的詩兒。逕來回復碧峰長老的話。

碧峰長老道：雲谷在麼？飛喚道：雲谷早已不在。鴈蕩山了。長老道：

那裏去了。飛喚道：却不知道他在不裏去了。只是洞門上胎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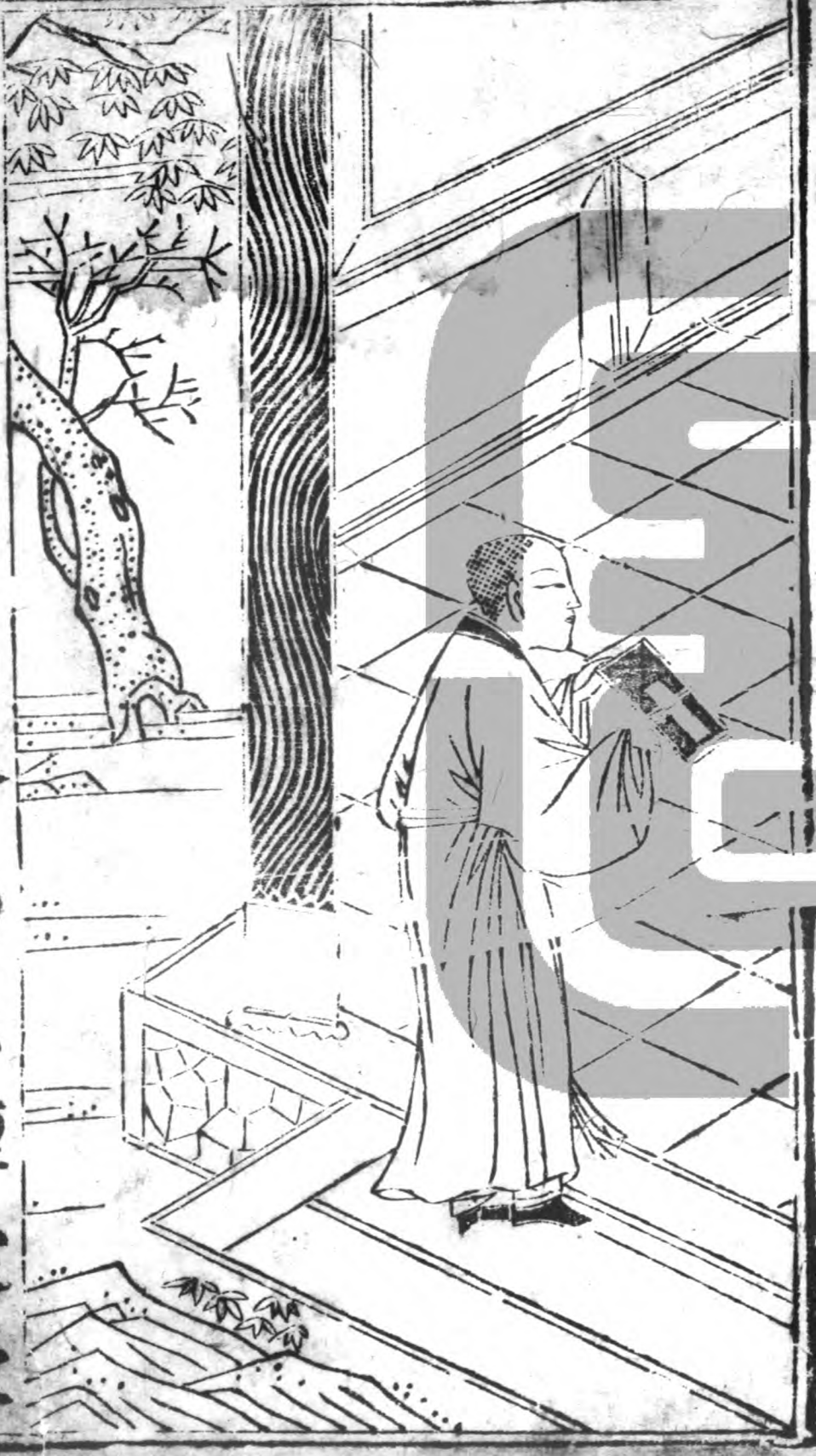


瞻彼西天慧日懸而長夜蒙曉

碧峰會証果



維茲東土法雨降而焦種受榮



有幾行龜文鳥跡的字兒碧峰道那字是箇甚麼詞兒飛喚道是箇七言八句的詞兒碧峰道你可記得麼飛喚道記得碧峰道你念來我聽着好箇飛喚他就把那箇七言八句的詞兒一字上的朗誦一句上的高談碧峰長老聽着把箇頭來點了一點飛喚道師父是箇點頭即知我弟子却還坐在檯糊盆裏碧峰道他這箇詩是武夷山的詩多在武夷山去了飛喚道師父我和你都到武夷山去走一走何如碧峰道要走就是箇行脚僧了飛喚道昔日有箇飛錫來南國乘杯渡北漠的豈不是箇那謨碧峰長老看見他說箇飛錫乘杯都是些實事心上也有點兒生歡生喜說道你也思量着南國北漠麼飛喚道莫論南國北漠只這南膳部洲有五箇大山叫做五岳四箇大水叫做四瀆我弟子還不曾看一看哩碧峰道你既要去看那五岳也更有甚麼難處飛喚道師父肯做

一箇領袖麼碧峰道且慢飛喚道怎麼且慢碧峰道你今日尋徒弟尋的費了力我今日箇等你等的費了神我和你且在這箇寶石山頭上坐一圓來纔方說得一箇坐字長老已自是蹙了脚合了掌閉了眼睛了神師父如此徒弟不得不如此正是德均平等心合無生却待箇飛喚閉了眼定了神好箇碧峰長老輕上的張開口來念了幾句密諦輕上的伸出手來弄了一箇神通頃刻之間飛喚的啐上一箇是噴掙開眼來連聲叫道師父師父你好現化我弟子也碧峰長老只作一箇不知不覺的輕上的說道怎麼叫做箇現化你們飛喚道弟子已經遊遍了五岳哩碧峰道敢是吊謊麼飛喚道看得到記得真怎的敢吊謊碧峰道你既不是吊謊我且盤你一盤飛喚道請教碧峰道你既到東岳來看見箇甚麼神聖飛喚道看見箇天齊仁聖大帝金虹氏碧峰道他敢掌此甚

麼事理飛喚道看見他戰掌的是人世上貴賤高下之分。祿料長短之事。一十八重地獄卷案文籍七十五箇分司壽夭死生碧峰道看見山是怎麼樣的飛喚道這箇山

俯首無齊畧 東瞻海似杯 斗然一峰上 不信萬山開
日抱扶桑躍 天橫碍石來 秦皇松老後 仍有漢王臺

碧峰道你到西岳來看見箇甚麼神聖飛喚道看見箇金天順聖大帝姓善名坐碧峰道他戰掌此甚麼事理飛喚道他戰掌的是人世上金銀銅鐵錫五寶五金陶鑄坑冶埏埴坯冶兼管此羽毛飛類鳥雀鸞鳳碧峰道看見山是怎麼樣的飛喚道這箇山

西入秦關口 南瞻驛路連 彩雲生闕下 松樹到祠邊

作鎮當官道 雄都俯大川 蓮峰徑上處 彷彿有神仙
碧峰道你到南岳來看見箇甚麼神聖飛喚道看見箇司天昭聖

大帝。姓崇名里碧峰道他戰掌此甚麼事理飛喚道他戰掌的是人世上星辰分野九州十方兼管此鱗甲水族蝦蟹魚龍碧峰道看見山是怎麼樣的飛喚道這箇山

曲磴行來盡 松陰轉寂寥 不知茅屋近 却望石梁遙
葉啣疑聞雨 渠寒未上潮 何如迴鳳嶺 誰箇共相招

碧峰道你到北岳來看見箇甚麼神聖飛喚道看見箇安天玄聖大帝姓晨名學碧峰道他戰掌此甚麼事理飛喚道他戰掌的是世界上江河湖海溪澗溝渠兼管此虎豹犀象蛇虺昆蟲碧峰道看見山是怎麼樣的飛喚道這箇山

元氣流行鎮朔方 金枝玉樹爛祥光 包燕控趙奇形壯
壓地擎天秀色蒼 張果岩前仙跡著 長桑洞裏帝符藏
夜深幾度神仙至 月下珊珊响珮璫

碧峰道你到中岳來。看見箇甚麼神聖飛喚道。看見箇中天崇
大帝。姓惲名善。碧峰道他取掌此。甚麼事理。飛喚道他取掌的是
世界上地水火澤山陵川谷。兼管此山林樹木。異卉奇葩。碧峰道
看見山是怎麼樣的。飛喚道這箇山

峻極於天。一柱青

誕生申甫秀鍾英

石存搗臼今無杵

地鑿中天舊有名

萬壑風生聞虎嘯

五更日出聽雞鳴

當年武帝登臨處

贏得三呼萬歲聲

碧峰道。這是南膳部洲五箇大山。叫做五岳。還有四箇大水。叫做
四瀆。你削性去看。一看來到好哩。飛喚道。今番再不去也。碧峰道
既是不去。我和你且轉到法會上去。來飛喚道。就請師父到武夷
山去罷。碧峰道。會上要做圓滿。怎麼就去得。飛喚道。既如此。請回
碧峰長老。一則是得了這箇飛喚徒弟。二則是得了這根九環錫

杖。你看他生歡生喜。轉到這箇法會上來。師徒們兩箇人一駝兒
坐着講的。講聽的。聽則見那風送好香。結而成蓋。月臨淨水。印以
搖金。却不覺的。就是一更二更三更。半夜飛喚的。略把箇眼兒圍
一圍。碧峰長老。就輕上的。伸起一箇指頭。兒來到地上。畫了一箇
圓溜上的小圈兒。這箇圈兒。不至緊。又有許多的妙處。一會兒長
老咳嗽一响。把箇飛喚喚了一驚。口兒裏亂說道。咳咳。險些兒
險些兒。碧峰道。又胡話了。飛喚道。却不是透湖的話。却是江河淮
濟的話。碧峰道。怎麼有箇江河淮濟的話。飛喚道。却好。又是師父
現化我也。碧峰長老。又做箇不知不覺的。說道。怎麼又是現化你
也。飛喚道。弟子已經遊遍了四瀆。哩。碧峰道。你既是遊遍了四瀆。
看見箇甚麼神道。來麼。飛喚道。看見江瀆之上。一箇廣源順濟王。
楚屈原大夫的。是河瀆之上。一箇靈源弘濟王。漢陳平的是淮瀆

之上。一箇長源。永濟王唐裴說的是濟瀆。上一箇清源。博濟王
楚作大夫的是碧峰道。看見水是怎麼樣。飛喚道。這箇水

運行不息。妙流通。逝者如斯。本化工。動樂有機。春澄上

虛明無物。劍空上。深源自出。先天後。妙用原生。太極中

尼聖昔形。川上嘆。續觀瀾者。越何窮

碧峰道。你看了那箇五岳四瀆。心下何如。飛喚道。我心下。有許

多解不脫的去處。碧峰道。是誰個細縛。你來。飛喚道。雖則不是箇

細縛得來。却不知這箇五岳。要這等的高。怎麼。碧峰道。聳高阜於

慢山。橫遮法界。飛喚道。四瀆。要這等的深。怎麼。碧峰道。洶長波於

貪海。吞盡欲流。飛喚道。那高山上的茂林。脩竹。地開花。却是怎

麼。碧峰道。青上翠竹。總是法身。鬱上黃花。無非。若。飛喚道。既是

法身。又是般若。怎麼。山又會崩。花又會謝。碧峰道。念既息。幻境自安

塵翳既消。空華自謝。飛喚道。那四瀆的水。川流不息。却是怎麼。碧

峰道。川何水。而復新。水何川。之能故。飛喚道。也有箇時候。注而不

流。却又怎麼。碧峰道。禪河隨浪靜。定水逐波。飛喚道。既有這寺

妙處。怎麼教弟子在夢裏過了。碧峰道。豈不聞一夕之夢。翱翔百

年。一尺之鏡。洞形千里。這些話兒。都是碧峰長老。點化這箇飛喚

徒弟。把箇飛喚。點化得他如風卷烟。如陽沃雪。碧峰長老。看見這

箇弟子。已自超凡入聖。又叫上他一聲。說道。徒弟。你可省得了麼

飛喚應聲道。省得了。碧峰道。你省得甚麼來。飛喚道。我省得箇空

華三界。如風卷烟。幻影六塵。如湯沃雪。碧峰道。你果是省得了。只

你的法名。還有些。不省得。飛喚道。弟子的法名。有違正果。伏乞師

父。與我另取上一箇何如。碧峰道。另取便是。另取。只你自家也要

取一箇。我也和你取一箇。飛喚道。請師父先說。碧峰道。我和你

法流已導三上溪曲碧波澄



碧峰武夷山降魔

妖霧自消六上峰環青玉立



朝得了道。又要席兒。茶頭道：你豈不聞朝聞道夕死。若峰長老聽見說道：講是麼。閑譚。你和我到西園裏去看。一看来。茶頭道：看些甚麼。長老道：你看那果樹上的果子。可曾熟麼。茶頭道：我方纔在園裏出來。只看見果樹滿園。果子滿樹。長老道：既如此。快些兒。收拾做圓滿哩。即時間收拾起法場。做下了圓滿。做到那七上四十九日。只見那天上一切寶蓮華雲。一切堅固香雲。一切無邊色樓閣雲。一切種上色妙衣雲。一切無邊清淨旃檀香雲。一切妙莊嚴寶蓋雲。一切燒香雲。一切妙曼雲。一切清淨莊嚴貝雲。只見這會上一切比丘僧。一切比丘尼。一切優婆塞。一切優婆夷。又只見這四衆人等。一切清淨法身。一切圓滿報身。一切千百億化身。又只見這三身之內。一切過去心。一切現在心。一切未來心。又只見這三心之內。一切本來寂淨通達無涯的真智。一切自覺無明割斷。

煩惱的内智。一切分別根門識了塵境的外智。又只見四衆人等。頭上頂的一切。以不思議為宗的維摩經。一切以無任為宗的金剛經。一切以法界為宗的華嚴經。一切以佛性為宗的涅槃經。又只見四衆人等。手裏捧着的。一切金輪寶。一切白象寶。一切如意寶。一切玉女寶。一切主藏寶。一切主兵寶。一切紺馬寶。又只見清中湛外。駐彩延華。一切銀色世界。一切金色世界。一切寶色世界。一切妙色世界。一切蓮花色世界。一切簷蔔色世界。一切優曇鉢羅花色世界。一切金剛色世界。一切頗黎色世界。一切平等色世界。把這四衆弟子。一箇上身是菩提。一箇上心如明鏡。就是茶頭飯頭菜頭火頭淨頭也。一個上罪花零落。一箇上業果飄流。就是經猿談鳥。也自一箇上六時來拜。一箇上掌上飛禽。就是金毛獅子。無角鑊牛。也自一箇上解脫看身。一箇上長眠少室。故此杭

州城裏傳到如今。那箇處所不是善地。那箇人不是善男子。那箇人不是善女人。有一曲讚佛詞為証。

詩曰

羣相倡明茂	四炁適清和	凌晨將授禮	首宿事奢摩
閃居太陽來	朗躍周九阿	諸天役帝釋	旌拂紛婀娜
脩羅戢怨刀	波旬解障魔	馥郁旃檀樹	彪炳珊瑚柯
醍醐釀甘露	徐挾神風過	千葉青芙蓉	一上凌紫波
流鈴相間發	寶座鬱嵯峨	上有慈悲父	金頂繡青螺
端嚴八十相	妙好一何多	微吐柔細旨	雍如鳴鳳歌
惠澤徹無間	哀响徧婆娑	密跡中踴躍	大士亦隗俄
獨解舍利子	圓心乾闥婆	靈花散優鉢	智果結菴羅
法鼓撞震方	慧燈導恒河	方廣詎由旬	成達僅利那

冥心歸真諦 毋使嘆蹉跎

却說碧峰會上。圓滿已周。長老說道。你四衆弟子在這裏。今日做了箇圓滿。我貧僧也要伸一箇敬。四衆弟子齊聲念一句阿彌陀佛。說道。長老爺超拔天堂。永不蹉地獄。已自無量功德。怎麼敢受老爺的敬。長老道。不是別的就是那西園之中。果樹滿園。果子滿樹。這都是數年之中。我貧僧親手種的。你們到園裏而去。一人取一箇。人上要到手。箇上要到口。纔不枉了我貧僧種果的初心。四衆弟子不敢違拗。齊上的離了法會。進了西園。真箇的果樹滿園。果子滿樹。挨次兒一人取一箇。人上到手。一箇咬一口。箇上到口。其中滋味。也有甜的。也有酸的。也有苦的。也有澁的。味雖不同。却都是一般的。得了正果。魚貫兒轉到會上来。只說是圓滿。又圓滿。無了又無休。那曉得碧峰長老帶着箇非幻神僧。已別尋一箇洞。

天福地去也。正行之際，非幻說道：師父，你把前日的詩兒再加詳細一詳細，却不要錯上了門哩。碧峰道：你不看見這就是一箇山。這箇山總有三十六箇峰頭，那前面一箇秀削的，就叫做箇大王峰，又叫做天柱峰。當原先有箇魏王子騫和張湛等一十三箇人，都在這箇峰頭下得道，就住在這箇峰窩兒裏面。那裏面雖則是一箇石室，却別是一箇天地。別是一箇日月星辰，別是一箇山川岳瀆，峰頭上有一樣檜柏異竹，有一樣仙橘仙李，有一樣長生芝草奇花。故此他的詩上說道：洞中靈怪十三子，非幻道這一句是了。那天下瑰奇第一山在那裡？碧峰道：那一句又是合而言之。非幻道：怎叫做箇合而言之？碧峰道：總說這箇山，碧水丹崖神劍鬼削，龍驤虎踞馬驟蛟螭，是普天之下第一箇山。非幻道：權曲浩歌，蒼靄外。這在那裏？碧峰道：這山下溪流九曲，繚逶之玄，有一等蘭

舟桂棹，來往其間。長嘯浩歌，山谷震動，却不是權曲浩歌，蒼靄外非幻道：又怎麼叫做箇慢亭？高宴紫霞間，碧峰道：大王峰轉過北一首，有一箇慢亭峰，是秦始皇時候，玉帝為太姥魏真人武夷君，設一座虹橋跨空，上面建立的是慢亭，綠屋中間鋪設的是紅雲，綉紫霞褥，請些鄉裏人來飲酒，名字叫做箇曾孫酒，唱的是賓雲曲，舞的是搗雲腰。後來這些男女們在橋上喫過酒來的，都活了三三百歲。故此叫做箇慢亭。高宴紫霞間，非幻道：師父，既是認得這箇山，這箇山還叫做箇甚麼名字？碧峰道：昔日有箇僊人住在山上，自稱武夷君，故此這箇山叫做箇武夷山。非幻道：山便是武夷山，却不知徒弟在那裏？碧峰道：且下來再作道理。好箇碧峰長老，說聲上就是上，說聲下就是下。收了金光，恰好到了那六曲溪流的左側。一箇小上峰頭之上，那峰頭上的石頭都生成是箇僊

人的手掌。紅光相射。紫霧噴花。碧峰心裏想道。這箇僊人遺掌。十指春葱。也都是箇般若哩。叫聲道。非幻。你看見這幾片僊掌石頭麼。非幻聽見師父呼喚。連忙的近前頂禮。碧峰擡頭看來。只見是兩箇非幻在面前站着。碧峰心裏想道。這却又是箇小鬼頭來賣弄也。心兒裏雖則曉得是箇小鬼頭。却終是慈悲為本。方便為門。面上却沒些兒火性。微開善口。叫聲非幻。他兩箇齊上的答應。上一聲有。碧峰道。那箇是真非幻。他兩箇人齊上的答應道。我是真非幻。碧峰道。是真非幻。過左。兩箇人齊上的過左。碧峰道。是真非幻。過的過右。兩箇人齊上的過右。碧峰道。是真非幻。把那前面的僊人掌都勳將來。勳這僊人掌不至緊。一勳上出許多的妖魔鬼怪來了。怎麼就勳出許多的妖魔鬼怪來了。原來這六箇僊人掌。是六塊石頭。只是形狀兒像箇僊人的手掌。上面又有些掌紋兒。

一箇石頭約有千百斤之重。長老分付一聲道。是非幻的勳將來。僊人掌來。只見六塊石頭就是六箇非幻勳將來了。這六箇非幻却比頭裏的又多了四箇。長老坐在峰頭之上。高張慧眼。只見這六箇之中。有兩箇是人。却有四箇是鬼。碧峰心裏想道。渾濁不分。鱗共鯉。水清方見兩般魚。待我與他一箇頂門針。叫聲道。把箇僊人掌勳上來。只見六箇非幻勳的六箇僊人掌。逕直走到面前來。好長老拿定了這根九環錫杖。照前還他一杖。這一杖打得箇山鳴谷應。鶴唳猿啼。只有兩箇非幻站在面前。那四箇非幻一箇跟頭都做箇倒栽葱。栽在那瀑布飛泉的裏面去了。長老看見走了四箇。還有兩箇。心兒裏就明白了。叫聲非幻。他兩箇人又來。齊聲的答應。長老微開善口。輕上的呵上了一口氣。只見一陣清風劈面來。罪花業果俱砒剝。可上的是兩樣的人。一箇是非幻。一

箇不是非幻。雖則一箇是一箇不是，却兩箇都不會說話。長老心裏曉得，這都是妖氣太重了。又呵上一口氣與他，只見一陣清風劈面來，師父徒弟都明白非幻心裏纔明白了。看見是箇徒弟，心裏又着惱，又好歡喜，說道：你做這等箇神頭鬼臉怎的？雲谷道：不是我做這箇神頭鬼臉來，其中有好一段緣故。非幻道：且不要說甚麼緣故，師祖在上面，雲谷聽知道師祖兩箇字，就有三分鬼見愁，連忙的磕頭禮拜，拜了師祖，又拜師父。纔方像箇法門弟子，這雲谷是金碧峰的小徒弟，後來叫做箇無盡溥禪師。非幻把箇雁蕩山看詩的事故，武夷山找尋的緣由，細說了一遍。雲谷滿口只道：是一箇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碧峰道：你纔方有甚麼一段好緣故？雲谷道：弟子自別了師父，實指望踏遍紅塵，看山尋水，松林聚石，竹徑搖風，那曉得箇好事，多磨。碧峰道：磨上折上。金頭玉屑，却甚

麼事磨折。雲谷道：這箇山自古已來，有箇鈴記。碧峰道：甚麼鈴記？雲谷道：鈴記說是

溪曲三上綠 峰環六上青 三上都是鬼 六上盡涅槃精

碧峰道：原來鬼怪這等多也。雲谷道：多便多，還有一箇大得回的。碧峰道：纔方勸人掌的，可就是他雲谷道。纔方的只當箇怪孫兒。碧峰道：那大的還在山上，還在水裏。雲谷道：就在這九曲溪流裏面。碧峰道：怎見得？雲谷道：時常變做箇船兒在水面上，有等的生黨人兒，不曉得，悞上了他的船，就着了他的手。他若是出來時，遇晴天便就烏風黑雨，遇陰雨便就雨散雲收，神通廣大，變化無窮。弟子在這裏受他的氣，也有年罷了。碧峰道：他自在水裏與你何干？雲谷道：他水裏不得手，又變化到崖上來。碧峰道：你纔方怎麼又下手？師父哩。雲谷道：不是下手師父，也只因這箇老怪時

常間帶着些兒大精小怪。或變做我的師父，或變做我的師兄。是
我弟子，遭番與他賭箇勝，聞箇智，賽箇寶，顯箇神通，那曉得今日
裏果真一箇師父師祖來也。碧峰道：怎麼今日不曾見他出來，雲
公道：他有數的來，便來七上四十九箇日子，去便去七上四十九
箇日子。今日這些小怪受了搪突，一定前去報知他了。只在四十
九日後，他纔出來。碧峰道：你可拚得他的根脚兒，看雲谷道却不
曉得他的根脚是怎麼樣的好箇碧峰長老，叫聲非幻，站着左壁
廂，叫聲雲谷，站着右壁廂，自家口裏念動幾句真言，宣動幾句密
語，片時間有許多的文士武士，紅上綠上，老上小上，長上矮上的
人來了，也不知是箇人，也不知是箇神，也不知是箇鬼，也不知是
箇鬼。非幻問道：來者何人？那毗來的看見了這箇長老，坐在臺
上，金光萬道，那邊的小長老，紫霧騰空，嚇得他，一箇上，扶上，北

北怕向前，非幻又說聲：來者何人？各通名姓。那毗來者，却纔一
字兒跪着一箇說道：東方揭諦神參見。一箇說道：西方揭諦神參
見。一箇說道：南方揭諦神參見。一箇說道：北方揭諦神參見。一箇
說道：中方揭諦神參見。一箇說道：日遊神參見。一箇說道：夜遊神
參見。一箇說道：巡山邏候參見。末後有一箇老又老，矮又矮，跛也
跛的跛，將來說道：本境土地之神參見。長老道：土地之神，跪上些
那土地又跛也跛，像跛將上來。長老道：你山裡有箇甚樣的精怪
在這裏麼？土地回復道：若論小精小怪，車載斗量。若論半精半怪，
籠貫箱張。若論大精大怪，雖則只是一箇，却也很似閻王。長老道：
他怎的這等狠哩？土地道：不管他狠事，他一家兒都是些兄弟兵，
却不知這箇怪有箇甚麼兄弟兵，却不知後來碧峰長老，怎麼樣
降服他的兄弟兵，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九環錫杖施能 四路妖精盡掃

詩曰

岩下飄然一老僧 曾求佛法禮南能 論時自許窺三昧

入聖無梯出小乘 高閣松風傳夜磬 石床花雨落寒燈

全憑錫杖連環响 掃蕩妖氛誦法楞

却說長老問這箇精怎的這等狠。土地道不啻他很事只因他家兒都是些兄弟兵。長老道他是甚麼兄弟兵。土地道他一門有四箇房頭都是精怪只是大房裏更如茂盛興一箇老兒養了三十二箇兒子箇上神通廣大箇上變化無窮其餘的三箇房頭都是單傳的一家一箇兒長老道可有箇姓麼。土地道也不知其姓

長老道可有箇名字麼。土地道也不知他的名字。長老道既沒有姓又沒有名字却怎麼樣兒稱呼。土地道他大房裏人多就號做天罡精二房裏只一箇號做鴨蛋精三房裏一箇號做葫蘆精四房裏一箇號做蛇船精。長老道你這山上的是一房哩。土地道這山上是四房裏蛇船精故此只在九曲溪流之上。長老道那三房都住在那裏。土地道第三房住在羅浮山上第二房住在峨眉山上大房裏住在五臺山上長老一直打實了他的底兒纔方分付這些神道各回本位。一箇長老兩箇神僧就在這箇山上遇曉便行遇晚便宿遇峰頭便上峰頭遇岩洞便進岩洞遇寺觀便坐寺觀遇祠廟便住祠廟遇長老講上幾句經遇衆生教他幾句偈遇強暴引他進善門遇慈悲掖他登法界遇龍與他馴遇虎導他仁遇鶴任其舞遇鳥雀隨其飲喙不覺的烏飛兔走日復一日這

輪迴四諦開解脫之玄宗



杖列九環啟尸羅之妙躅
九環錫杖施能



一日坐在齊雲峰的齊雲亭上那亭外豎着一座碑石碑上鐫着一首十言四句的詩長老問道那碑上的詩是甚麼人題的非

除是人間別有天

九曲將窮眼豁然 桑麻雨露見平川

漁郎更覓桃源路

一箇天字纔念得出聲猛見得半空裏火光一閃颼地裏一陣的响將來只見

視之無影

聽之有聲

噫大塊之怒號

傳萬竅之跳叫

穴在宜都頃刻間弄威靈於萬里

獸行法微平白地見鞠陵

於三門

一任他碾上磅上栗上烈上撼天闕搖地軸九天僊

子也愁眉

那管他青上紅上皂上白上翻大海攬長江四海

龍王同縮頸

雷轟上電閃上飛的是沙走的是石直恁的

眼塵埋春起早

雲慘上霧騰上折也喬林摧也古木說甚麼

前村燈火夜眠遲

忽刺上前呼後叫左奔右突就是九重龍

鳳閣也教他萬瓦齊飛

吉都上橫衝直撞亂捲斜拖即如千

丈虎狼穴難道是一毛不拔

雖不終朝却負大翼么的戴松

之失牛唱的韓幹之墜馬

總聞虎嘯復訝鷲鳴愁的雞豚之

罔柵怕的烏雀之移巢

縱宗生之大志不敢謂其乘之而浪

破千層

雖列子之冷然吾未見其御之而旬有五日似這

等的惡神通那裏去聽箇有虞解愠之歌黃帝吹塵之夢

須

別樣的善菩薩纔贏得這箇高祖豐沛之樂光武汾陽之詩

正是萬里塵沙陰晦暝

幾家門戶响敲推

多情折盡章臺

柳底事掀開杜屋茅

真好一陣怪風也。非幻見了。只是縮了箇頭。雲谷見了他。只是伸出箇古頭來。長老坐在齊雲亭上。只把他當一箇耳過風。這一陣風。纔方息了。又只見黑沉上的世界。漫地裏傾盆倒鉢的下將來。只見

渙然淒上 需焉祁上 納於大麓而弗迷 自我公田而及

私 王政無差 十日為期 未能破塊 才堪濯枝 微若

草間委露 密似空中散絲 飲酒方觀於御叔 假蓋定聞

於仲尼 若夫月方離畢 雲初觸石 紆灌壇之神馭 儼

高唐之麗質 雖潤不崇朝 而暴難終日 尔其驟屏翳

駕玄冥 嘆室中之思婦 集水上之焦明 蜀道淋鈴 周

郊洗兵 羅陛楯於秦殿 去參蕭鼓於劇城 或以占中國之

聖 或以伐無道之邢 及上八舟運度中 衣生堂上 喜甘

泉之已飛 伊百穀而是仰 亦有洞中鞭石 鞍上飛雲

煩河伯之使 藉無為之君 則有諒轉聚艾 戴封積薪

漂麥已稱於高鳳 流粟仍傳於賈臣 隨景山之行車 折

林宗之角巾 亦聞文侯期獵而守信 謝傅出行而致怒

或勤閔而求 或霖霖為苦 忤羅浮之神龜 鳴武昌之石

誠 復見商羊奮躍 石鷲飛翔 玉女振衣 雷君出棗

認天河之浴豨 觀卯日之羣羊 利物為神 零雲有香

霈則喻宣尼之相魯 霖則為傳說之輔商 又云樂巴嘔酒

樊英嗽水 浮朱鼈於波上 躍黑蜃於水底 陰陽胎合

而風多 日月蔽虧而雲細 或因掩骼而降 或為省寃而

致 考於考易悵西郊之未零 翫彼麟經卷北陵而可避

正是茅屋人家烟火冷 梨花庭院夢魂驚 渠添濁水通魚

入地秀蒼苔滯鶴行

却又好一陣驟雨也。非幻伸出手來把箇指頭兒笑一笑。雲谷道你笑箇甚的。非幻道我笑一笑來。今日剛上的是七七四十九箇日子了。雲谷道這孽畜真箇是會呼風喚雨的。非幻道少說些罷。只見碧峰長老坐在亭子上合了眼定了神。只當一箇不見的。酒更之際雨收雲散皎日當天。一撲刺一箇猛漢。站在長老的面前。猶頭豬嘴露齒露牙。長老心裏想道今番却是那畜生來也。開了眼輕上的問道你是甚麼人。那猛漢道你還不認得我哩。我是當方有名的蛇船大王。長老道你到這裏做甚麼。猛漢道你無故又占我的山頭。我特來和你賭箇賽。長老道你這等一箇矮矬的人兒要賭箇甚麼賽。那猛漢聽知道說他矮。他就把箇腰兒拱一拱手兒伸一伸。恰好就有幾十丈高。就像箇九層的寶塔。長老

道高便有這麼樣兒高。只是箇竹竿樣兒。終不濟事。那猛漢知道說他矮小。他又把箇身子兒搖幾搖。手兒擺幾擺。恰好就有十六寬太。就像箇三間的風火土庫。長老要他變高了。眼便不着見下面的動靜。長老要他變夯了。腰便不會如常的屈伸。長老想道。却好笑計他了。雙手搭定了這根九環錫杖。謹照着他的腰眼骨兒。着實斷送他一下。把箇孽畜打得一箇星飛。繚亂魄散。魂飄。咬着牙。忍着疼。望西南上。逕走好箇碧峰長老。拽着根九環的錫杖。帶着箇箇証佛的高徒。金光起處。早已趕上了這箇孽畜。這孽畜看見後面趕得緊。只是望着第三的哥上處奔。他那裏前面走得緊。我這俚後面追得緊。這孽畜一走。到一箇高山之上。逕自奔着那箇峰頭兒。只是一閃。長老起頭看來。只見這箇山約有五六千丈的高。約有三四百里的大。有十五箇嶺頭。神光燦。有三十二

箇峰頭瑞氣漫上。却再看一看來。原本是兩箇山。如今合做一箇山。長老心裏明白了。把箇頭兒點了一點。非幻問道。師父這却是箇甚麼山也。長老道。這是道書上十大洞天之一。雲谷道想也就是那箇土地菩薩說的羅浮山。非幻說道。既是羅浮山。却不是他第三的哥。比家裏長老道。不要管他甚麼第四第三。直恁的碾將他去。好箇碧峰長老說了一箇碾字。金光起處。就在那箇高峰頂上去了。起眼一瞧。並沒有一些兒動靜。長老道。非幻。你把那箇峰頭的上下。細細的挨尋一遍。來回我的話。雲谷道。弟子也要下去尋他。尋長老道。你也去走一遭兒。却一件來。一箇望東而下。自西而上。一箇自西而下。望東而上。兩箇小長老同領了師父的佛旨。同時下山來。挨尋。你也指望捉妖縛精。師父面前去討賞。我也指望擒魔殺怪。師祖面前去獻功。非幻的望東而下。自西而上。兩手

摸着一箇空雲谷的。自西而下。望東而上。半星兒都是假。兩箇人走到師父面前來。你也說道。沒有。我也說道。沒有。好箇碧峰長老把箇慧眼一張。只見那箇峰窩兒裏。有一點兒妖氣。長老道。你兩箇同到那箇峰窩兒裏。瞧一瞧來。看那裏是些甚麼物件。快來回話。兩箇人走將下去。並不曾看見有些甚麼物件。復身回來。非幻走得快些。一脚絆了一下。照地下就是一較。雲谷走上前去。打一看。原來絆了腳的。是一根葫蘆藤兒。這根藤。儘有老大的。非幻心裏就有些兒犯疑。雲谷心裏就有些兒費想。兩箇人更不打話。逕直跟着這根藤兒。只是走。大約走了三五百步。只見一箇石巖裏面。一箇大毛鬆上的葫蘆。非幻道。這敢就是那話兒。雲谷道。却不是怎的。兩箇人抽身便轉。轉到峰頭上。回了長老的話。長老金光一聳。那箇石巖就在面前。好長老掣起那根九環錫杖。

照着箇葫蘆只聽得一聲响。把那葫蘆打得箇望巖上只是一灘。原來那裏是箇葫蘆。却是一箇毛頭毛臉的老妖精。手裏還牽着那箇貓頭豬嘴的猛漢。長老又照着他一杖。把這兩箇妖精打得存札不住。他兩箇就走到玉鴉峰上去。長老就打到玉鴉峰上去。他兩箇走到麻姑峰上去。長老也打到麻姑峰上去。他兩箇走到會真峰上去。長老也打到會真峰上去。他兩箇走到錦繡峰上去。長老也打到錦繡峰上去。他兩箇走到玳瑁峰上去。長老也打到玳瑁峰上去。他兩箇走到金沙洞裏去。長老也打到金沙洞裏去。他兩箇走到石臼洞裏去。長老也打到石臼洞裏去。他兩箇走到朱明洞裏去。長老也打到朱明洞裏去。他兩箇走到黃龍洞裏去。長老也打到黃龍洞裏去。

他兩箇走到朱陵洞裏去。長老也打到朱陵洞裏去。他兩箇走到黃猿洞裏去。長老也打到黃猿洞裏去。他兩箇走到水簾洞裏去。長老也打到水簾洞裏去。他兩箇走到蝴蝶洞裏去。長老也打到蝴蝶洞裏去。他兩箇走到大石樓上去。長老也打到大石樓上去。他兩箇走到小石樓上去。長老也打到小石樓上去。他兩箇走到鐵橋上去。長老也打到鐵橋上去。他兩箇走到鐵柱上去。長老也打到鐵柱上去。他兩箇走到跳魚石上去。長老又打到跳魚石上去。長老又打到伏虎石上去。長老又打到伏虎石上去。他兩箇妖精也無計奈何。雙雙的鑽在那阿耨池裏面去。碧峰長老也打到阿耨池裏面去。他兩箇又鑽在夜樂池裏去。長老又打到夜樂池裏去。他兩箇一鑽又鑽在卓錫泉裏去。好箇碧峰長老。把那九環的錫杖。望地上略上的响一聲。只見他兩箇妖

織翠刪毛 四路妖魔盡掃

四路妖精盡掃



擒犀截角 一天雷電橫馳



精和那泉水兒同時朝着面上一瀑起來。兩箇妖精心生一計。逕走到御花園裏柑樹上。搖身一變。閃在那柑子裏面去了。碧峰長老已自看見。就遠上的打一杖來。他兩箇又安身不住。却又搖身一變。藏在那御花園裏龍葱竹兒裏面去了。長老照着這箇竹兒。又是一杖來。他兩箇又是安身不住。却只見山上有一羣五色的小雀兒。共飛共舞。他兩箇又搖身一變。恰好變做箇五色的小雀兒。也自共飛共舞。碧峰長老把箇九環的錫杖對着雀兒一指。那此真雀兒一齊吊下地來。只有他兩箇假雀兒。趁着這箇勢頭兒。一蓬風飛了。他兩箇在前面飛。長老拽着一根錫杖。領着兩箇徒弟緊着在後面趕。他兩箇還望西北上飛。長老也望西北上趕。正在追趕的緊溜處。非幻說道。這兩箇妖精。只望西北上飛。莫非是到蛾眉山上去討救兵來也。長老道。我已自理會得了。雲谷道。憑

着師祖這根錫杖。怕他甚麼百萬妖兵。師徒們正在閑談。閑論。不覺的就是蛾眉山了。原來他兩箇妖精。雖則靈變。却要駕着霧。借着雲。總會飛碧峰長老。他本是箇古佛臨凡。不駕霧。不乘雲。金光彩處。還狠似飛。故此他兩箇妖精再走不脫。他兩箇剛上的飛到蛾眉山上。叫一聲二哥哩。到也好箇二哥。平白地跳將起來。却是三箇妖精。打做了一夥。雲谷說道。這箇妖精。又是箇藍頭藍面的。非幻道。這就是那土地老兒說的鴨蛋精。長老更不敘話。趕上前。又還他一杖。今番又是三箇妖精。沒路跑了。只見大蛾眉山上。打到中蛾眉山上。中蛾眉山上。打到小蛾眉山上。小蛾眉山上。又打到大蛾眉山上來。山頂上打到山腳下來。把那八十四箇磨盤灣。做了箇銀瓶墜井。山腳下又打到山頭上去。把那六十餘里的之玄路。做了箇寶馬嘶風。一百一十二座石頭的龕兒。龕上的流星趕

月一百二十四張石頭的床兒。床上的弩箭離弦。大小洞約有四
十餘箇。那箇洞裏不聽得這九環錫杖。瑤上瑤上。洞裏穴約有三
十六隻。那箇穴道不聽得這九環錫杖。瑤上瑤上。雖則是光相禪
師。也做不得箇萬間廣廈。縱然有普賢菩薩。也做不得箇西道主
人。那三箇妖精也自計窮力盡了。大家譎議道。和尚狠得緊哩。我
和你莫若奔到五臺山去。就着那些天罡精。再作道理。說猶未了。
後面又追將來。三箇妖精沒奈何。捨着命直衝正北上走。長老拽
着錫杖。領着徒弟也望正北上趕將來。却趕的有十之七八。雲谷
道師祖前面是甚麼山。長老道。就是五臺山。雲谷道。怎麼叫做箇
五臺山。長老道。這箇山是北岳恒山的頭。太行山的尾。綿亘有五
六百里的路。按東西南北中的方位。結就金木水火土的氣脉。却
是五箇峰頭。那峰頭上。瑤上瑤上。就像臺基兒一般。故此叫做箇

五臺山。非幻說道。那三箇妖精已自奔到峰頭上去了。師父快些
掣出杖來。長老道。今番却又不在于打。只見那三箇妖精慌了。張
張。吟上喝上。這箇峰頭上又跑到那箇峰頭上。那箇峰頭上又跑
到這箇峰頭上。長老也不舉杖。也不迫他。只是坐了中間的臺上。
念動幾句真言。宣動幾句密語。拽着根錫杖。領着兩箇高僧。且自
尋箇善世法門入定去了。却說他三箇妖精。東邊也叫着天罡精。
哩。西邊也叫着天罡精。哩。那些天罡精。東邊也跳出一箇來。西邊
也跳出一箇來。叫的叫了兩三日。纔叫得徧跳的跳了兩三日。纔
跳得全。你看那三箇妖精。又得了這三十三箇天罡。如虎生翼。每
日間在這些峰頭上。跳的跳。叫的叫。飛的飛。跑的跑。吼的吼。哮的
哮。蹇的蹇。蹇的蹇。蹇的蹇。每日間又在這箇長老入定的
門前。呼風的呼風。喚雨的喚雨。吸霧的吸霧。吞雲的吞雲。移山的

後山倒岳的倒岳。攪海的攪海。翻江的翻江。飛鎗的飛鎗。使棒的使棒。撒瓦的撒瓦。搬磚的搬磚。攪烟的攪烟。弄火的弄火。雲谷聽知得門外這等樣兒。鬧上炒上。走將出去看一看。只見那三箇一箇是蛇船精。一箇是葫蘆精。一箇是鴨蛋精。一箇是藍面新添的。這三三箇天罡精。好不標致哩。一箇上光頭。光臉白盈上的。就是箇傅粉郎君。雲谷也自有三分的懼怕。叫聲師父。你來看也。非幻的聽見外面叫他。也自跑將去看。見這些妖怪。神通廣大。變化多般。心裏也自有兩分的慌張。一箇師父。一箇徒弟。兩箇人正在恁上。恁上。慌上。慌上。猛聽得裏面長老叫上一聲。嚇得他師徒兩箇。狠着一箇大躡躡。忙上的走將進來。回復道。師父有何呼喚。長老道。我人定有幾箇日頭了。非幻道。已經七上四十九箇日頭了。長老道。外面的妖怪何如。雲谷道。竟得四哩長。

老道你們看見他麼。雲谷道。適來我和師父兩箇人。眼同面見的。長老道。待我出來。好箇長老。從上容上。出了定。淨了水。納了齋。一隻手攬了鬚髯。一隻手拽了那九環錫杖。後面跟着兩箇高僧。大搖大擺的走出門去。早有一箇小妖精。就看見了。那小妖精口兒裏吹上一箇鬼號。舌兒上調出一箇鬼腔。長老剛上的坐在山頭上。只見前後左右。四遠八方。盡是些妖怪。都奔着長老的面前來。奔便是奔到長老面前來。及至見了長老的金身。也自有三分兒鬼扯腿。長老道。你們是甚麼人。貓頭豬嘴的說道。你豈不認我是蛇船大王。毛頭毛臉的說道。你豈不認我是葫蘆大王。藍頭藍面的說道。你豈不認我是箇鴨蛋大王。那些光頭光臉標致些的。跳上跳下。嘈上雜上。說道。我們兄弟是箇天罡大王。你本然不認。認得我哩。長老道。你們到這裏做甚麼。蛇船精說道。趕人不過百步。

你趕我怎麼直趕到這裏來。葫蘆精說道：一身做事，一身當。便我的兄弟，有不是處，你怎麼連我也趕將來。鴨蛋精說道：道家無全犯，你怎麼樣一聯兒欺負我弟兄三箇。那些天罡精人多口多，齊聲說道：你不合這等的上門欺負人。長老道：既是這等說來，你們也有些手段麼。衆妖精齊聲說道：你不要小覷了人。我們有神有通，能變化。長老道：口說無憑，做出來纔見。衆妖精齊聲說道：你教我們怎麼做出來。長老道：你們說道有神有通，你們就顯箇神通。我看看。衆妖精說道：看風哩。說聲風，這些妖精打夥兒撮上天上。果真是箇飄上一氣，怒呼號，伐木摧林，鳥失巢風，便是一陣大風。長老把箇杖兒指一指，却就不見了這箇風。衆妖精說道：看雨哩。說聲雨，果真是箇遊人脚底一聲雷，倒鉢傾盆，瀉下來。雨便是一陣大雨。長老把箇杖兒指一指，却就不見了這箇雨。衆妖精說

道：看霧哩。說聲霧，果真是箇山光全暝，水光浮，佳氣氤氳，滿太丘。霧便是一天大霧。長老把箇杖兒指一指，却就不見了這箇霧。衆妖精說道：看雲哩。說聲雲，果真是箇如峰如火，更加綿雨未成時，漫障天。雲便是一天黑雲。長老把箇杖兒指一指，却就不見了這箇雲。衆妖精說道：看山哩。說聲山，果真是箇秀削芙蓉，萬仞雄天。然一柱幹維東。山便是一箇高山。長老把箇杖兒指一指，却就不見了這箇山。衆妖精說道：看海哩。說聲海，果真是箇巨海澄瀾，勢自平。百川歸處看潮生。海便是一箇大海。長老把箇杖兒指一指，却就不見了這箇海。衆妖精說道：看鎗哩。說聲鎗，果真是箇丈八蛇矛勢儼然，萬人叢裏獨爭先。鎗便是一根長鎗。長老把箇杖兒指一指，却就不見了這根鎗。衆妖精說道：看磚瓦哩。說聲磚瓦，果真是箇點上磚飛如雨亂，磷上瓦走似星流。磚瓦便是許多磚瓦。

長老把箇杖兒指一指却就不見了這多磚瓦衆妖精說道看烟
火哩說聲烟火果真是箇黑醜濛上逼紫霄一團茅火隔烟燒烟
火便是一番烟火長老把箇杖兒指一指却就不見了這箇烟火
非幻點在左壁廂看見這些妖精這麼樣兒搬弄說道師父你莫
道此人全沒用也有三分鬼畫符雲谷點在右壁廂說道豈不聞
呆者不來來者不呆長老說道你們有這些閑話且待我來收拾
他長老道你們的神通我已自看見了你們又說道能變化能化你
們再弄箇變化我看着衆妖精說道還是身裏變還是身外變長
老道先變箇身外變來看原來那些妖精本也是箇通達的你
看那一字兒擺着你也口兒裏嚷上上我也口兒裏嚷上上一會
兒一箇人手裏一株松長老道這的到是箇耐歲寒一會兒一箇
人手裏一叢竹長老道這的到是箇君子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

剪梅長老道這的到是箇春魁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朵桃長老
道這的到是箇紅孩兒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盤銀杏長老道這
的到是箇甜苦相勻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枝栢長老道這的到
是箇清明節猛然間一箇妖精唱說道一變已周再看再變長老
道你們再變來只見那些妖精你也口兒裏又唧上上我也口兒
又唧上上一會子一箇人手裏一掛龍長老道這的到是箇有頭
角的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隻鳳凰長老道這的到是箇五色成
文的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對麒麟長老道這的到是箇應聖人
之瑞的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隻白澤長老道這的到是箇美玉
無瑕的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隻獅子長老道這的到是箇認得
文殊師利的。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頭白象長老道這的到是箇
不拜安祿山的。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隻老虎長老道這的到是

箇山君有名的。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箇豹兒。長老道：這的到是箇南山隱霧的。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箇金絲犬。長老道：這的到是箇渾金色相的。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箇玳瑁貓。長老道：這的到是箇有好皮毛的。又猛聽得一箇妖精唱聲道：再變已周。三看三變。長老道：你們三變來。只見這些妖精你也口兒裏咯上上。我也口兒裏啣上上。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錠馬蹄金。長老道：這的也只看得他是黃的。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錠圓寶銀。長老道：這的也只看得他是白的。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架景陽鐘。長老道：這也只是雜銅雜鉄鑄的。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面魚陽鼓。長老道：這也是雜皮兒漫的。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籠料絲燈。長老道：這也只是和他人指路的。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箇草蒲團。長老道：這也只是聽別人打坐的。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面古銅鏡兒。長老道：這也只是自家心裏明白的。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把泥金扇兒。長老道：這也只是自家身上涼快的。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壺茶。長老道：這的原是盧仝的。一會兒一箇人手裏一瓶酒。長老道：這的原是杜康的。又猛聽得一箇妖精唱聲道：茶酒已周。理無又變。長老道：這却都是箇身外變哩。今番却要箇身裏變哩。却不知這箇長老說箇身裏變。還是甚麼樣的千變萬化。又不知那些妖精的身裏變。還是些甚麼樣的神巧機關。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太平天子 遐邇率賓

詩曰

縹緲祥雲擁紫宸 齊明箕斗瑞星辰
三千虎拜趨丹陛

九五飛龍兆聖人 白玉階前紅日曉 黃金殿下碧桃春

草萊臣庶無他慶 億萬斯年頌舜仁

却說金碧峰長老分付那些妖精要箇身裏變原來那些妖精正待要賣弄他的本事高強機關巧妙等不得這箇長老開口哩長老一說道你們變箇身裏變來看那衆妖精响上的答應道一聲有總說得一箇有字你看他照舊時一字兒擺着說道怎麼樣變哩長老道先添後減衆妖精說道看添哩你看他一班兒湊上合上果真就是一箇添怎見得就是一箇添原來舊妖精只是三箇新妖精也只是三十三箇一會兒一箇妖精添做十箇妖精十箇妖精添做百箇妖精百箇妖精添做千箇妖精千箇妖精添做萬箇妖精本等只是一箇山頭兒放了這一萬箇妖精却都不滿眼都只見是些妖精了把箇非幻喫了一驚說道師父還是那裏

到了一船妖精麼把箇雲谷喫一兩驚怎麼雲谷又多喫了

只因他學問淺些故此多喫了萬箇妖精又說道再從身上添

來又只見這些妖精咭上咭上。一會兒一隻手添做十隻手十隻

手添做百隻手百隻手添做千隻手只見一箇妖精管了一千隻

手一萬箇妖精却不是管了萬上隻手這也真是三十年的寡婦

好守哩好手哩長老又說道再從身上添來又只見這些妖精嘻

嘻上。一會兒兩隻眼添做四隻眼四隻眼添做八隻眼長老道

把眼兒再添些衆妖精說道你也没些眼色只有這大的面皮如

何鑽得許多的珠眼長老道再從身上別添罷又只見這些妖精

噙上噙上一會兒一寸長的鼻頭添做一尺長一尺長的鼻頭添

做一丈長一丈長的鼻頭添做十丈長本等只是一箇精怪帶了

萬壽無疆
白玉階前
紅日曉

太平天子登龍位



一人有慶
黃金殿下
碧桃春



山象西年記

這等十丈長的鼻頭委實也是醜看。長老道：「長了此，不像箇鼻頭。」眾妖精齊聲說道：「不是箇象鼻頭，怎麼會有恁的長哩？」長老道：「你後身上添來。」又只見這些妖精叫：「吧上。」一會兒一箇口添做一箇口，兩箇口添做三箇口，三箇口添做四箇口，四箇口添做五箇口，五箇口添做六箇口，六箇口添做七箇口，七箇口添做八箇口，八箇口添做九箇口，九箇口添做十箇口。長老道：「添得都是甚麼？」眾妖精說道：「添得都是儀秦的口。」長老道：「怎麼添的都是儀秦的口？」眾妖精道：「不是儀秦的口，怎麼得這等的多？」長老道：「再後身上別添罷。」又只見這些妖精叫：「吧上。」一會兒一箇耳朵添做兩箇耳朵，兩箇耳朵添做三箇耳朵，三箇耳朵添做四箇耳朵，四箇耳朵添做五箇耳朵，五箇耳朵添做六箇耳朵，六箇耳朵添做七箇耳朵，七箇耳朵添做八箇耳朵，八箇耳朵添做九箇耳朵，九箇耳朵添做十箇耳朵。長老道：「可再添些麼？」眾妖精說道：「就是。」

我也不耳你了。長老道：「添便是會添，却不會減了。」眾妖精道：「有減，既會添，豈不會減？」長老道：「你減來我看着。」只見這些妖精體一聲响，原來還是原來。舊妖精還是三箇，新妖精還是三十三箇。一箇妖精還是一隻手，一箇妖精還是一隻眼，一箇妖精還是一箇鼻頭。一箇妖精還是一張口，一箇妖精還是一隻耳朵。長老道：「你再減來我看着。」眾妖精依舊是這等捻訣，依舊是這等弄像。一會兒沒有了這隻手，長老道：「好，沒有手，省得搵。」一會兒沒有了這隻眼，長老道：「好，沒有眼，省得受這些醜醜臭氣。」一會兒沒有了這張口，長老道：「好，沒有口，深藏舌。」一會兒沒有了這隻耳朵，長老道：「好，耳不聽。」一會兒沒有了這箇頭，長老道：「好，省得箇頭疼發熱。」一會兒沒有了這箇頭，長老道：「好，省得箇頭疼發熱。」

出像西海記
兒沒有了。一隻脚。長老道好。沒有了脚。省得箇胡亂端。一會兒這
些妖精要轉來了。恰好的不得轉來了。你也吆喝着我的手哩。我
也吆喝着我的脚哩。東也吆喝着我的頭哩。西也吆喝着我的眼
哩。左也吆喝着我的鼻頭哩。右也吆喝着我的口哩。我的耳朵哩。
長老只是一箇不講話。口兒裏念也念。手兒捻也捻。原來長老的
話兒都是些噓法。噓他去了頭。去了手。去了脚。那些妖精。只說是
平常間。要去就去。要來就來。那曉得這箇長老。是箇緊箍子呢。一
去來不來了。却說這些妖精。沒有頭。也只是箇不像人。還不至
緊沒有了手。却便搵不住。沒有了脚。却就站不住。恰像箇風裏楊
花。滾上滾下。長老口裏念得緊。這些妖精。一發叫得緊。長老手裏
捻得緊。這些妖精。一發滾得緊。越叫越滾。越滾越叫。長老看見他
恁的滾恁的叫。心裏想道。這會好收拾也。舉起杖來。一箇妖精照

頭一杖。一箇上反本還原。一宗上歸根復命。長老叫聲非幻。只見
非幻的應聲道有。長老又叫聲雲谷。只見雲谷的也應聲道有。長
老道你兩箇近前去看他。一看。且看這些妖精原身。是箇甚麼物
件。非幻的走近前去。看了一看。雲谷的也近前去。看了一看。長老
道你兩箇看得真麼。非幻道看得真。雲谷道看得真。長老道你兩
箇數得清麼。非幻道數得清。雲谷道數得清。長老道還是些甚麼
物件。非幻道一箇是一隻禪鞋。雲谷道一箇是一箇椰子。非幻道
一箇是一箇碧琉璃。雲谷道這其餘的都是些真珠。光溜上的。長
老道你們拿來我看看。非幻拿將那隻禪鞋來。問聲道。兀的敢就
是蛇船精麼。長老道便是。非幻道這是箇甚麼禪鞋。會這等神通
廣大哩。長老道這却不是箇等閑的禪鞋。非幻道怎麼不是箇等
閑的禪鞋。長老道你便忘却了補陀山上北海龍王的人事。非幻

道。哎。原來是箇無等上天君。長老道。便是。雲谷拿將那箇椰子來。問聲道。兀的敢就是葫蘆精麼。長老道。便是。雲谷道。這是箇甚麼椰子。會這等神通廣大哩。長老道。這却不是箇等閑的椰子。雲谷道。怎麼不是箇等閑的椰子。長老道。你忘却了補陀山南海龍王的人事。雲谷道。哎。原來是箇波羅許由迦。長老道。便是。非幻又拿將那箇碧琉璃來。問聲道。兀的敢就是鴨蛋精麼。長老道。便是。非幻道。是箇甚麼琉璃。會這等神通廣大哩。長老道。這却不是箇等閑的琉璃。非幻道。怎麼不是箇等閑的琉璃。長老道。你又忘却了補陀山西海龍王的人事。非幻道。哎。原來是箇金翅吹琉璃。長老道。便是。雲谷又盛將那此珠兒來。問聲道。兀的敢就是天罡精麼。長老道。便是。雲谷道。這是箇甚麼珠兒。會這等神通廣大哩。長老道。這却不是箇等閑的珠兒。雲谷道。怎麼不是箇等閑的珠兒。長老

老道。你又忘却了補陀山東海龍王的人事。雲谷道。哎。原來是十三箇東井玉連環。長老道。便是。原來這四處的妖精都是四樣的寶貝。這四樣的寶貝都是四海龍王獻的。金碧峰長老原日分付他南膳部洲伺候。故此今日見了他。各人現了本相。後來禪鞋一隻。就當了一隻在腳底下穿。椰子鑿開來。做了箇鉢盂。長老的紫金鉢盂就是他。碧琉璃隨身的杭貨。那三十三箇真珠穿做了一串數珠兒。攢在長老的手上。却說這五臺山附近的居民。却不曉得他這一段的緣故。又且看見這箇長老。削髮留髯。有些異樣。人上說道。有這等降魔禪師。也有這等異樣的長老也。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百人傳千。千人傳萬。一隣傳里。一里傳黨。一黨傳鄉。一鄉傳國。一國傳天下。執弟子的。無論東西南北。四遠八方。那一箇不來皈依。那一箇不來聽講。碧峰長老。無分春夏秋冬。起早睡

晚那一時不在說法不在講經這時正是求樂爺上登龍位治天下。聖人作而萬物覩有一首聖人出的樂府詞為証

詞曰

聖人出格玄穹 祥雲護甘露濃 海無波山不重 人文茂

年穀豐 聲教洽車書同 隻日月照重瞳 但見聖人無為

時乘六龍 唐虞盛際比屋封 臣願後君弓佐下風

這箇萬歲爺登基用賢如渴視民如子勵精圖治早朝晏罷每日間金雞三唱官裡陞殿文武百官濟上鎗上有一律早朝詩為証

詩曰

雞鳴聞闔曉雲開 遙聽宮中响若雷 玉帛浮香和霧散

翠華飛杖自天來 仰叨薄祿知何補 欲答虞歌媿不才

却憶行宮春合處 蓬山僊子許追陪

萬歲爺坐在九重金殿上只見淨鞭三下响文武兩班齊左班班首都是些內閣文淵閣東閣中極殿建極殿文華殿武英殿這一班少師少保少傅的相公和那詹事府翰林院這一班春坊諭德洗馬侍講侍讀的學士又有那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的尚書帶領着各部的清吏司的司官又有那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一班的九卿又有那太常寺光祿司國子監應天府太僕寺鴻臚寺行人司欽天監太醫院一班的的小九卿又有那十三道一班的御史又有那六科一班的給事又有那上江兩縣襍色分理一班的有司一箇上文光燁上喜氣洋上有一律李閣老的宰相詩為証

詩曰

手扶日轂志經綸 天下安危繫此身 再見伊周新事業

却卑管晏舊君臣 巍上黃閣群公表 皞上蒼生萬戶春

中國有聖人大平太蒙胡不服

還爾率賓



外夷無疆項戴日戴斗以來王



自是皇風底清穆 免令憂國髮如銀

布班列着。都是世公侯駙馬伯。和那五軍大都督。又有那京營戎政。又有那禁兵紅盔。又有那指揮千百戶。一箇上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有一律唐會元樞密詩為証

詩曰

敢任西樞著武功 龍韜豹畧熟胸中 身趨九陛忠心壯
威肅三軍號令雄 刁斗夜鳴闕塞月 牙旗秋拂海天風

聖朝着顧恩非小 千古山河誓始終

傳宣的問道。文武班齊麼。押班官出班。道。文官不少。武將無差。班次已經齊整了。傳宣的道。各官有事的引奏。無事的退班。道。猶未了。只見午門之內。跪着一班老者。深衣幅巾。長眉白髮。手裏拄着一根紫竹杖。腳底穿着一雙黃泥鞋。鴻臚寺唱名。說道。外

外府外縣的耆老們。見朝。傳宣的說道。耆老們有何事見朝。可有文表麼。耆老們道。各有文表。傳宣的道。是甚麼文表。耆老們道。俱是進祥瑞的文表。傳宣的道。是甚麼祥瑞。耆老們道。自從萬歲命登龍位之時。時賜時雨。五穀豐登。百姓們安樂。故此甘露降。醴泉出。紫芝生。嘉禾秀。小的們進的就是甘露醴泉紫芝嘉禾這四樣的祥瑞。傳宣的道。那箇是甘露文表。班頭上一箇老者說道。小的。是潞州府耆老進的是甘露。傳宣的道。接上來。潞州耆老當先。雙手進上了文表。後來。獲手的捧上甘露。那傳宣的轉達上聖旨看了。文武百官三呼萬歲。稽首稱賀。有一律甘露詩為証

詩曰

良霄靈液降天衢 和氣融上溢二儀 瑞應昌期濃似酒
香涵仁澤美如飴 零灑寒透金莖柱 錯落光疑玉樹枝

朝野儒臣多贊詠 萬年書賀拜丹墀

傳宣的道那箇是醴泉文表。班次中一箇老者說道：小的是醴泉縣者老進的是醴泉。傳宣的道：接上來。醴泉者老當先。隻手的進上了文表。後來隻手的捧上醴泉。那傳宣的轉達上聖旨看了。文武百官三呼萬歲。稽首稱賀。有一律醴泉詩為証。

詩曰

太平嘉瑞溢坤元 甘醴流來豈偶然 麩蘖香浮金井水

葡萄色映玉壺天 瓢嘗解駐顏齡遠 杯飲能教痼疾痊

枯朽從今盡榮茂 皇圖帝業萬斯年

傳宣的道：那箇是紫芝文表。班次中一箇老者說道：小的是香山縣者老進的是紫芝。傳宣的道：接上來。香山縣者老當先。隻手的進上了文表。後來隻手的捧上紫芝。那傳宣的轉達上聖旨看了。

文武百官三呼萬歲。稽首稱賀。有一律紫芝詩為証。

詩曰

氣稟中和世道亨 人間一旦紫芝生 謝庭昔見呈三秀

漢殿曾聞串九莖 翠羽層上後地產 朱柯燁上白天成

療飢却憶龐眉叟 深隱商山避姓名

傳宣的道：那箇是嘉禾文表。班次中一箇老者說道：小的是嘉禾縣者老進的是嘉禾。傳宣的道：接上來。嘉禾者老當先。隻手的進上了文表。後來隻手的捧上一本九蕙嘉禾。那傳宣的轉達上聖旨看了。文武百官三呼萬歲。稽首稱賀。有一律丘閣老的嘉禾詩為証。

詩曰

靈稼生來豈偶然 嘉禾有驗吐芳妍 仁風毓秀青連野

甘露涵香綠滿田 九穗連莖鍾瑞氣 三苗合穎兆豐年

文人墨客形歌咏 寫入堯天擊壤篇

却說這四樣的祥瑞。挨次兒進貢了。龍顏大悅。即時傳下了一道旨意來。賞賜耆老們。給與脚力回籍。又只見午門之內。跪着一班兒異樣的人。是箇甚麼異樣的人。原來不是我中朝文獻之邦。略似人形而已。頭上包一幅白氈的長布。身上披一領左衽的衣服。脚下穿一隻犛牛皮的皮靴。口裏說幾句侏儻的話。鴻臚寺報名說道。外國夷人進貢。傳宣的問道。夷邦進貢的可有文表麼。各夷人的通事說道。俱各有文表。傳宣的說道。為甚麼事來進貢。夷人通事的說道。自從天朝萬歲爺登龍位之時。天無烈風暴雨。海不揚波。故此各上小邦。知道中華有箇聖人治世。故此齎世土產恭賀天朝。傳宣的道。進貢的是甚麼物件。各夷人通事的說道。現有

青獅白象名馬。獐羊鸚鵡孔雀。俱在丹陛之前。傳宣的道。一國使一國照序兒進上來。我和你傳達上。只見頭一箇是西南方哈失謨斯國差來的番官番吏。進上一道文表。貢上一對青獅子。這獅子。

金毛玉爪目懸星

羣獸聞知盡駭驚

怒向熊羆威凜

雄驅虎豹氣英上

已知西國常馴養

今獻中華賀太平

却羨文殊能尔服

穩騎駕馭下天京

第二個是正南方真臘國差來的番官番吏。進上了一道文表。貢上四隻白象。這箇白象。

慣從調習性還馴

長鼻高形出獸倫

交趾獻來為異物

歷山耕破絕為春

踏青出野蹄如鉄

脫白埋沙齒似銀

怒目祿山終不拜

誰知守義似仁人

第三箇是西北方撒馬兒罕國。差來的番官番吏。進上了一道文表。貢上十疋紫騮馬。這箇紫騮馬。

俠客重周遊 金鞭控紫騮 蛇弓白羽箭 鶴轡赤茸鞦
發跡來南海 長鳴向北州 匈奴今未滅 畫地取封侯

第四箇是正北方軹鞞國。差來的番官番吏。進上了一道文表。貢上了二十隻獐羊。這獐形似吳牛。角長六尺五寸。滿嘴髭鬚。正是

長髯主簿有佳名 獐首柔毛似雪明 牽引駕車如衛玠
叱教起石羨初平 出郊不失成君義 跪乳能知報母情

第五箇是東南方大琉球。小琉球。差來的番官番吏。進上了一道

文表。貢上一對白鸚鵡。這箇白鸚鵡
對上含幽思 聰明憶別離 素衿淨短尺 紅嘴漫多知

第六箇是東北方奴兒罕都司。差來的番官番吏。進上了一道文表。貢上一對孔雀。這孔雀

喜有開籠日 寧慙宿舊枝 白應憐白雪 更復羽毛奇
翠羽紅冠錦作衣 托身玄圃與瑤池 越南產出毳毼美

第七箇是西南方奴兒罕都司。差來的番官番吏。進上了一道文表。貢上一對孔雀。這孔雀

隴右飛來輔散奇 豈寇圖前頰起舞 牡丹花下又棲遲
金屏一箭曾穿處 盈得婚聯喜溢眉

却說這箇進貢的。都是有名有姓的番王。還有一等沒名沒姓的。進貢金珠寶貝。菴蘿波羅。薰陸瑠璃。加蒙絞布。獨峰福祿。紫輕兜

羅琥珀珊瑚。車渠馬瑙。賽蘭翡翠。砂鼠龜筒。還有一等果下馬。只

有三尺高。八稍魚。八箇尾巴。浮胡魚。八隻脚。建同魚。一箇象鼻頭。四隻脚。長尾雞。長有一丈。蚊子盞。是馬蚊兒的卵煎熬得的。菩薩石。生戒的佛像。猛火油。偏在水兒裏面。猛烈萬歲。寒長了有千百

年。駕轉香。直冲到三十三天之上。朝霞大火珠。火光照到七十二地之下。歌畢。佗樹點上滴上。都是那蜜淋漓。金顏香。樹上生成的香。上漬上直透在几人身上。這些進貢的。都不在話下。只見文武百官。三呼萬歲。叩頭稱賀。都說道。遐邇一體。率賓歸王。萬歲爺見之。龍顏大悅。即時傳下旨意。着四夷館款待夷人。着光祿寺筵宴。大宴羣臣。宴罷。大小官員各上賞賜。有差。這正是宴罷蓬萊酒。一卮御爐香。透侍臣衣。歸時不辨來時路。一任顛東復倒西。却說明朝早起。官裏陞殿。百官謝恩。謝恩已畢。傳宣的說道。文武兩班。有事出班引奏。無事捲簾朝散。鴻臚寺唱說道。百官平身散班。百官齊聲呼道。萬歲。萬歲。萬歲。一湧而退。只見班部中一箇老臣。戴的朝冠。披的朝服。繫的朝帶。穿的朝鞋。手執的象板。口兒裏呼的萬歲。一箇兒跪在金階之下。不肯散班。却不知這箇老臣。姓甚麼。

有字叫做甚麼。鄉貫科目。又是甚麼。跪在金階之下。口兒裏還說此甚麼。心兒裏還要做此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張天師金階面主 茅真君玉壘進朝

詩曰

孤雲無定鶴辭巢 自負焦桐不說勞 服藥幾年辭碧落
驗符何處呪丹毫 子陵山曉紅霞密 青草湖中碧浪高
從此人稀見踪跡 還因選地種僊桃

却說文武百官。謝恩已畢。各自散班。獨有一箇老臣。跪在金階之下。口稱萬歲。萬歲。爺道。階下跪的甚麼人。這老臣奏道。臣龍虎山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領道事張真人。某萬歲爺道。原來

是箇張天師不知卿有何事獨跪金階天師道臣蒙聖恩天高地厚有事不敢不奏萬歲爺道有事但奏不妨天師道昨日請番進貢的寶貝都是些不至緊的萬歲爺道那裏又有箇至緊的麼天師道是有箇至緊的萬歲爺道朕父天母地而為之子天下之民皆吾子天下之財皆吾財天下之寶皆吾寶豈有箇至緊之寶之理天師道這箇寶不是天下之寶都是帝王家裏用的寶萬歲爺道若求生富貴除是帝王家朕續承父王基業西華門裏左首見有廣惠庫廣積庫承運庫甲字庫乙字庫丙子庫戊子庫兩座丁字庫共是九庫內殿另有寶藏庫真珠琥珀車渠瑪瑙珊瑚瑪瑙楊青大綠猫睛祖母顛不喇的還有許多怎麼又有一箇帝王家裏用的至緊之寶天師道萬歲爺赦臣死罪臣方敢奏若不赦臣死罪臣不敢奏萬歲爺道赦卿無罪但奏不妨天師道陛下朝裏

的寶貝莫說是斗量車載就是堆積如山也難以拒敵這一箇寶萬歲爺道敢是箇驪龍項下的夜明珠麼天師道夜明珠越發不在話下了萬歲爺道似此稀奇之寶可有箇名字麼天師道有箇名字萬歲爺道是箇甚麼名字天師道叫做箇傳國寶萬歲爺道這傳國寶可載在典籍上麼天師道就載在資治通鑑上萬歲爺道三教九流聖經賢傳諸子百家那一本書朕不曾過眼怎麼不曾看見萬歲爺道怎麼帝王之學與常布不同故此不曾看見萬歲爺道怎麼帝王之學與常布不同你說來與我聽着天師道帝王之學只講一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與夫古今治亂興衰之所以然豈肯下同于布衣寒士尋朱數墨逐字逐句問靡誇多故此陛下不曾看見這箇傳國寶哩萬歲爺道既如此卿說來與朕聽着天師道當原日三皇治世五帝為君唐虞

堯舜三代夏商周傳至周末列國分爭。叫做箇秦楚燕魏趙韓齊。却說楚武王當國。國中有一箇百姓。姓卞名和。閑遊於荆山之下。看見一箇鳳凰棲於石上。卞和心裏想道。璞王之在石中者。這塊石頭必定有塊寶玉。載之而歸。獻於武王。武王使玉人視之。玉人說道。石也。武王說和欺君。刖其右足。文王即位。獻於文王。文王使玉人視之。玉人說道。石也。文王說和欺君。刖其左足。卞和抱着這塊石頭。日夜號哭。泪盡繼之以血。聞者心酸。楚武王聽見他這一段的情事。方纔把箇石頭解開來。只見裏面果真是一塊嬌滴。美玉無瑕。後來秦始皇併吞六國。得了這玉。到了二十六年上。揀選天下良工。把這塊玉解為三段。中一段碾做一箇天子的傳國璽。方圓約有四寸。頂上鑄一箇五龍交紐。面上李斯鑄八箇篆字。是那八箇篆字。是受命于斯。富壽永昌。八箇篆字。左一段碾做一

箇印形。其紐直豎。直豎紐上有兩點放光。如人的雙目。烟上右一段碾做一箇印形。其紐橫撇。橫撇紐上霞光燦。這兩段却不會鑄刻文字。到二十八年上。始皇東狩。過洞庭湖。風浪大作。舟船將覆。始皇惧。令投橫紐印于水。投迄風浪稍可。又令投豎紐印于水。投迄風浪又可。遂令投傳國璽于水。投迄風平浪靜。穩步而行。最後三十六年。始皇巡狩到華陰。有箇人手持一物。遮道而來。護從的問他是甚麼人。其人說道。持此以還祖龍。從者傳與始皇。始皇看來。只見是箇傳國璽。始皇連忙問道。還有兩顆玉印。可一同拿來麼。護從的跟問那箇人。那箇人已自不見踪跡了。故此只是傳國璽。復歸於秦始皇。始皇崩。子嬰將璽獻與漢高祖。王莽篡位。元祐皇太后將印去打王。尋釁崩。其一角以黃金廂之。光武得此璽。宜陽孫策得此璽於新殿南井中。婦人死屍項下。曹操得

此重於許昌。唐高祖得此重於晉陽。宋太祖得此重於陳橋。兵變之中。元人得此重於崖山之下。萬歲爺道。這傳國璽現在何處。天師道。這重在元順帝取掌。我太祖爺分遣徐常兩箇國公。追擒順帝。那順帝越輸越走。徐常二國公越勝越追。一追上到極西上。叫做箇紅羅山。前面就是西洋大海。元順帝止刺得七人七騎。這兩箇國公心裏想道。今番斬草除根也。元順帝心裏也想道。今番送肉上砧也。那曉得天公另是一箇安排。只見西洋海上。一座銅橋。赤磜上的架在海洋之上。元順帝趕着白象。駝着傳國璽。打從橋上竟往西番。這兩箇國公趕上前去。已自不見了。那座桐橋轉到紅羅山。天降角端口吐人言。說話徐常二國公。纔自撤兵而回。故此這箇歷代傳國璽。陷在西番去了。昨日諸番進貢的寶貝。却没有箇傳國璽在裏面。却都不是些不至緊的。萬歲爺道。第二顆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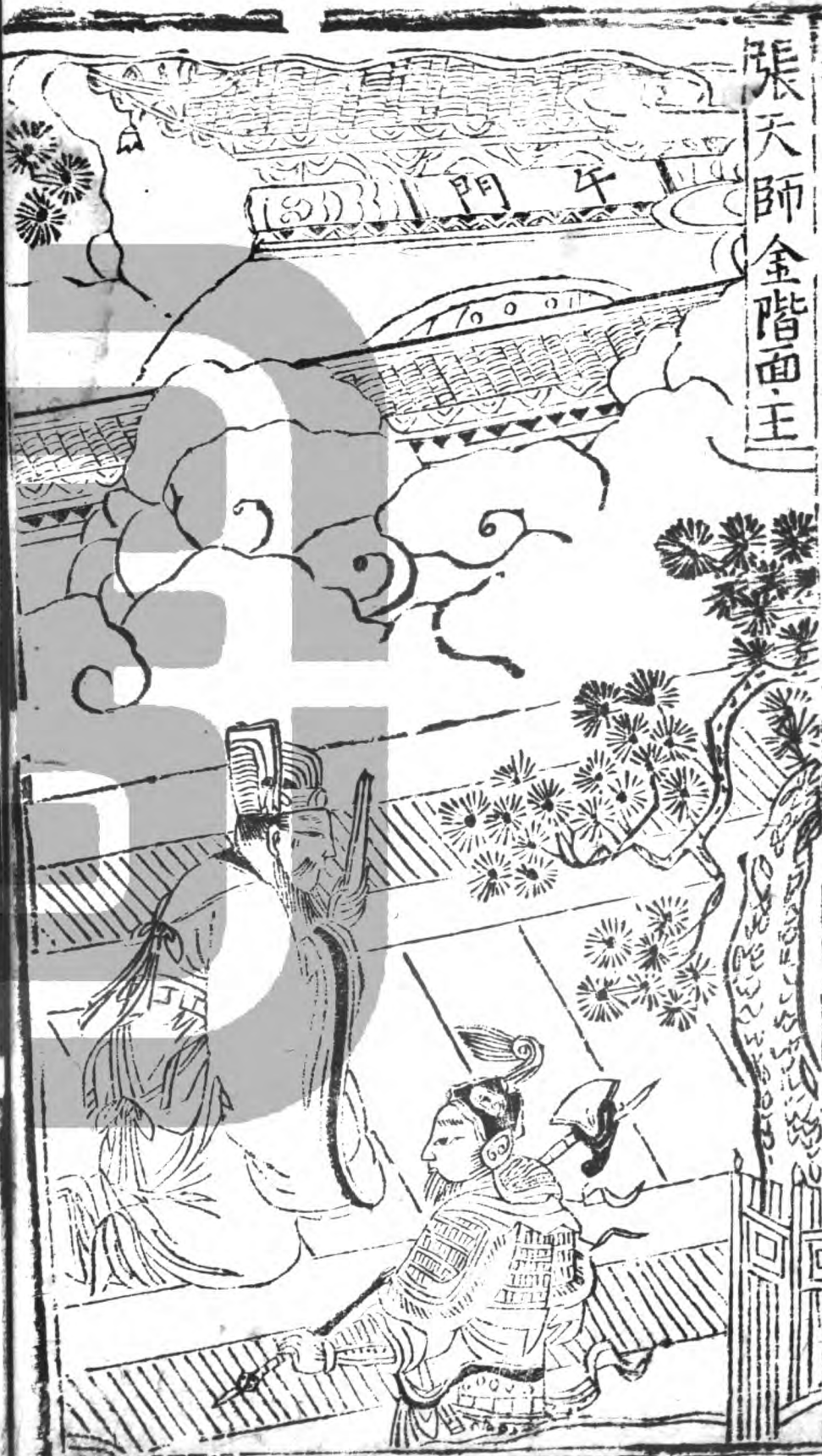
印。現在何處。天師道。現在三茅山。元符宮華陽洞。正靈官處取掌。萬歲爺道。這顆印是怎麼的來歷。現在三茅山。天師道。句容縣東南五十里。有一箇山。形如句字。就叫做箇句曲山。道書為第八洞天。第一福地。漢時有箇姓茅的兄弟三人。原是茅濛真人的玄孫。長的叫做箇茅盈。恬心玄漠。遍遊天下名山。過着王真君。點化他。傳與他道籙符水。漢初元中。過句曲山。升高而望。心裏說道。這山有異樣的形境。遂入其山。煉丹于華陽洞。丹成。有一白鬚老者來。謁口稱有物相贈。茅盈舉手接着。只見是一箇錦囊。茅盈開口問他。錦囊中還是甚麼物件。已自不見了。那箇白鬚老者。及至開了錦囊。中間是箇朱紅小匣。扭開金鎖。只見是一顆玉印。方圓有四寸。其紐直豎。豎紐上有兩點放光。恰像人的雙目。爛上。面上却沒有鐫刻文字。茅盈心裏說道。此莫非是山靈授我以印章。後來蘇

化良工。把箇印面鑄了九老仙都之印六箇字。就占住在句曲山第一箇峰頭上。道號太元真君。這箇真君姓茅。因此上句曲山改名茅山。萬歲爺道。怎麼又叫做三茅山。天師道茅盈第二箇兄弟。叫做茅固。官居武威太守。第三箇兄弟。叫做茅衷。官居上郡太守。聞知道茅盈得道成僊。那兩箇都棄了官職。尋到茅山來。見了哥。上。日夜脩煉。後來俱成地僊。茅固道號定籙真君。占住第二箇峰頭上。茅衷道號保命仙君。占住第三箇峰頭上。因此上傳到如今。叫做箇三茅山。萬歲爺道。這顆印後來何人取掌。天師道自從三茅真君現化之後。廣招天下道士。崇祠香火。分為上下兩官。歷代欽賜田地。約有萬餘畝。俱是下宮取掌。上宮世襲靈官。這顆印俱是靈官輪流取掌。萬歲爺道第三顆玉印。現在何處。天師道現在小臣府中。萬歲爺道。這顆印是怎麼的來歷。現在鄉的府中。天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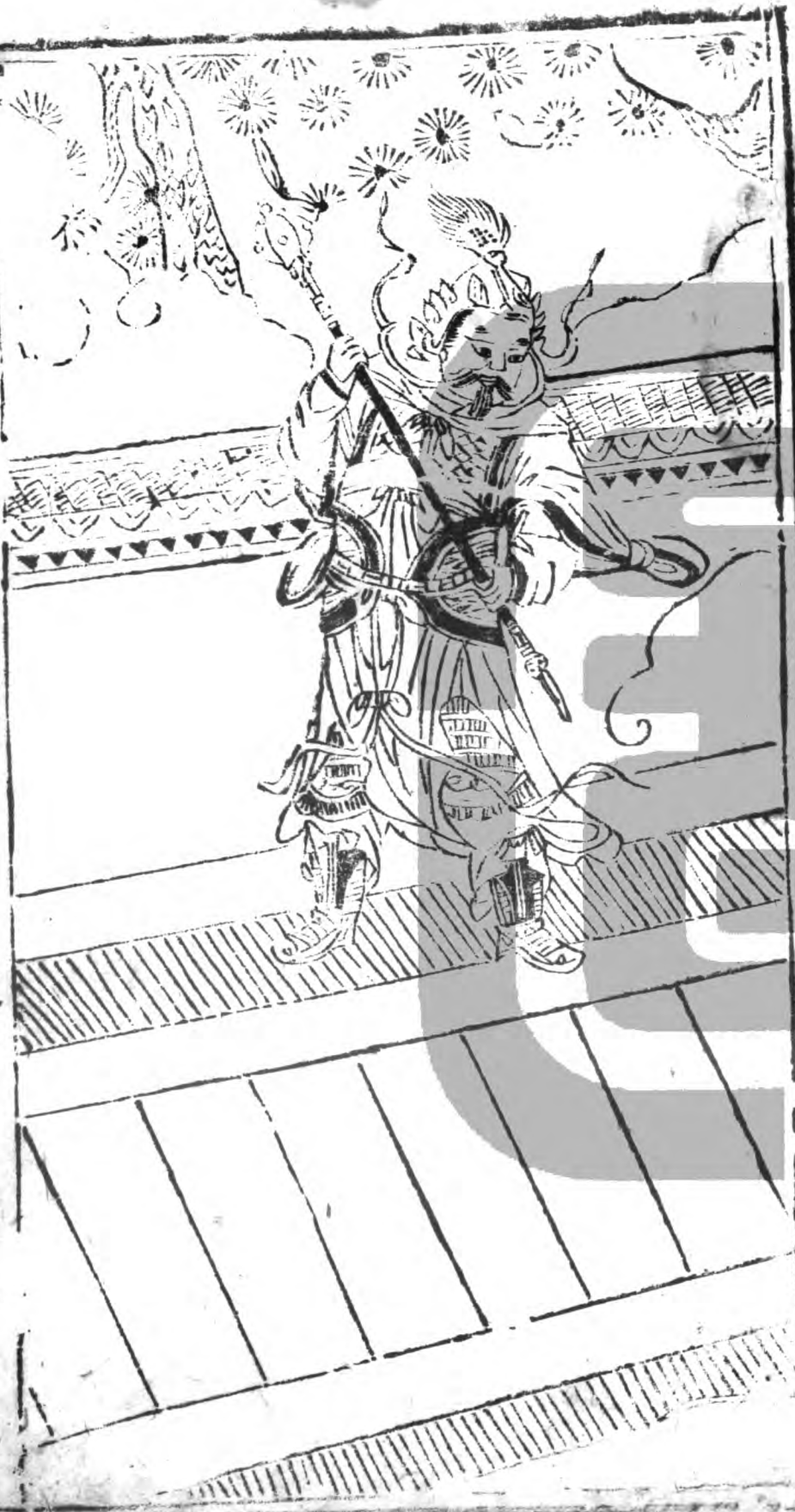
道小臣貴溪縣西南八十里。有一座山。其峰峭拔。兩石對峙。如龍昂虎踞之狀。故此叫做箇龍虎山。道書為三十二福地。臣祖名與張道陵。乃漢留侯八世的孫。生長在浙之天目山。自幼兒學長生之術。遍遊天下名山。東抵興安雲錦溪。僊岩洞。煉丹其中三年。青龍白虎。旋繞於上。丹成餌之。時年六十。容貌益少。又得秘書。通神變化。驅除妖鬼。登蜀之雲臺峰。拿住一箇鬼王。乞命不得。遂出一物。自贖。臣祖開視。只見是一顆玉印。其紐橫撇。紐上霞光閃閃。臣祖自從得了這顆印。雖不曾篆刻文字。他的術法益神。漢朝孝章皇帝。封為天師。遂將玉印開洗在上面。有漢天師張真人之印八箇字。後於龍虎山。赤僊而去。如今飛昇臺遺址尚存。所遺經籙符章印劍。傳與子孫。龍虎山下有箇演法觀。古松夾道。後來蓋造做箇天師府。臣家世襲真人。居於此府。宋江萬里有詩為証。

龍帟山中服藥
幾年辭碧落

張天師金階面王



金銮殿下驗符
此日呪丹毫



東河神記

四五

詩曰

鑿開風月長生地

占却烟霞不老身

虛靜當年僊去後

不知丹訣付何人

萬歲爺道這顆印却在卿的府中。天師道是在臣府中。萬歲爺道既是卿府中有此玉印。何不進來與朕。天師道印雖是在臣府中。臣等但能用。却不能取掌。萬歲爺道怎麼能用不能取掌。天師道臣祖上這顆印。却收在天上。老天師處。萬歲爺道。老天師在天上。那裏。天師道。現在兜率天清虛府的便是。萬歲爺道。怎麼用這印。來。天師道。臣府中後山下有一條小路。直到飛昇臺上。已前的真人俱從那飛昇臺上昇天。取印來用。萬歲爺道。這如今怎麼。天師道。後來世遠事乖。判于唐末。聽着一箇風水先生指教。把那條路徑兒鑿斷了。故此傳到如今。不得上天去了。萬歲爺道。既不得上

天。怎麼得這顆印用。天師道。臣祖遺下有一箇指甲。臣等急要用印之時。焚起香來。把那箇指甲。放在香烟之上。薰他一薰。名喚做燒難香。臣祖就在半天之中。現身顯化。凡有奏疏。一印可管萬千張紙。這就是臣等用印的機緣。萬歲爺道。朕用的須得傳國璽來。天師道。傳國璽已經遠在西番去了。怎麼得來。萬歲爺道。既有番人走的路。豈無我中國人走的路。朕即時調動南北兩邊人馬。五府侯伯。四十八衛指揮千百戶。竟往西洋去征戰一番。有何不可。天師道。西洋道路遙遠。崎嶇險峻。南朝的人馬寸步難行。萬歲爺道。要知山下路。須問去來人。天師道。你好差意見了。你又不曾到西洋去走過。怎麼曉得西洋的道路。是這等樣兒。難上難。天師道。臣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陛下問臣。臣不敢不以難奏。萬歲爺道。你把那難走的路兒說與我聽着。天師道。難走的路兒到肯說。只恐怕萬

歲翁喫驚。臣該萬死。萬歲爺也略節突了一笑。說道朕在北平鎮守之時。到邊牆外去砍達子。砍得他尸積如山。血流成溝。朕只當掃了幾隻雞兒。朕在百萬軍中取大將之首。如探囊取物。神色自如。就是饒他會搖天闕。搥地府。朕也只當箇兒戲一般。怎麼到箇喫驚的地位。天師道請下了旨意。赦臣無罪。臣纔敢說萬歲爺道。不必太謙。只情說下。天師道府州縣道集場埠泊。一切赦臣不說了。萬歲爺道。正是要找捷此。你只把那險峻關津。崎嶇隘口。說與朕知便罷。天師道。天覆地載。日往月來。普天之下。有四大部洲。一個是東勝神州。一個是西牛賀洲。一個是南瞻部洲。一個是北俱盧洲。陛下掌管的山河。就是南瞻部洲。陛下命將出師。由水路而進。先從洋子大江。出到孟河口。上過了日本。扶桑。琉球。交趾。前就有吸鉄嶺五百里難行。過了吸鉄嶺。前面又有紅江口。十事

難行。過了紅江口。前面又有白龍江。三百里難行。過了白龍江。前面一步也去不得了。一步也去不得了。萬歲爺道。怎麼一步也去不得了。天師道。前面就是八百里軟洋灘。却怎麼去得。萬歲爺道。怎麼叫做箇軟洋灘。天師道。九江八河。五湖四海。那水都是硬的。舟船穩載。順風揚帆。惟有這八百里的水。是軟弱的。鷺毛兒也直沉到底。浮萍兒也自載不起一根。却怎麼會過去得。萬歲爺道。過了這個軟水洋。前面是甚麼去處。天師道。軟水洋這一邊。還是南瞻部洲。過了軟水洋那邊去。就是西牛賀洲了。萬歲爺道。西牛賀洲何如。天師道。到了西牛賀洲。說不盡的古怪刁鑽。數不了的曉蹊。憊惹。萬歲爺道。你只把那有頭緒的說來。天師道。有頭緒的頭一國是箇金蓮寶象國。第二國是箇爪哇國。第三國是箇西洋女兒國。第四國是箇門答刺國。第五國是箇撒髮國。第六國是箇溜

山國第七國是木葛蘭國第八國是箇柯枝國第九國是小葛蘭國第十國是箇古俚國第十一國是箇金眼國第十二國是吸葛刺國第十三國是木骨都國第十四國是魯謨斯國第十五國是箇銀眼國第十六國是箇阿丹國第十七國是箇天方國第十八國是鄂都鬼國這十八箇大國各國有謀士各國有軍師各國有番將番將有萬夫不當之勇各國有番兵番兵有遮天掩日之能也有一等婦人女子也會調兵設策還有一等了頭小廝也會舞棒飛鎗還有一等草仙鬼仙人仙神仙地仙天仙祖師真君中品天尊一箇上都會呼雷吸電還有一等番僧明僧聖僧禪僧遊脚僧喇抹僧靠佛僧一箇上都解後鬼驅神只殺得翻江攪海地動天搖這正是強龍不聞地頭蛇南朝人馬怎麼去得萬歲爺道厮殺的事不在話下只是為着這塊石頭亦不當動兵於遠天師道

傳國總終是不得來了萬歲爺道傳國總已是求之不得鄉府尹印又在兜率天清虛府不知茅山的印朕可用麼天師道三大術到神仙地位三朝天子福七輩狀元才天子神山一而二二而一豈有三茅祖師之印陛下用不得之理萬歲爺道傳下一道旨意發下一面金牌差下一箇能達的官員前往三茅山宣印見朕連問了三聲那一個官去得階下並沒有有一個官員答應只見姚太師站在萬歲爺御座左側說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就差張真人前去奉聖旨是萬歲爺退朝張天師齊了這一道聖旨領了這一面金牌帶了這一班校尉星夜奔驅不敢違悞出了通濟門過了高橋門竟奔句容縣去這九十里路上心裏想道姚太師分明是箇出家人做了這許多勾當今日看見我們儒釋道本是個屢世通家了他就把這個宣印的差只陷我好沒來由哩轉想轉

惱却不覺的到了句容。句容縣官來迎天師道。旨意在身。不及施禮。竟往三茅山而去。却說三茅山的正靈官。也是後八品的官。副靈官。也是後九品的官。這一日正是三月十八日。洗殿之日。兩個靈官領着兩班當直的道士。收拾了殿宇。鎖鑰了殿門。各自下山。各歸各宮安置。那曉得睡到半夜三更。只聽得外面的人吆喝。喝都說道。山頂上發了南方丙。那一個道士不起来。那一個靈官不起来。及至跑到山頂上。却又不見了火光。轉到上宮下宮。又只見火光焰上。衆道士說道。不好了。想必有甚麼禍事臨門。靈官道。火發敢是主大貴人至。道猶未了。金雞三唱。曙色朦朧。只聽知說道。聖旨已到。快排香案。開讀。把這些道士嚇得慌上慌。一箇上都到小酒店裏去討法衣。把這靈官嚇得忙上忙。一個上都到徒弟床上去摸冠兒。天師捧了聖旨。校尉捧了金牌。竟到山頂大殿之

開讀。開讀已畢。天師參見三茅祖師。內拾了一炷明香。原來天師參見祖師。不行跪拜禮。只把個手兒舉三舉。把個牙齒兒呷三呷。竟出前殿坐下。那個靈官捧着那顆玉印。裝在蟠龍盒兒裏。面付與天師。天師心忙意急。抽身便轉南京。正是

急遞思鄉馬

張帆下水船

流星不落地

弩箭乍離弦

天師捧了這個蟠龍盒兒。逕進通濟門。會同館住着。等到五更時分。萬歲爺陞殿。文武百官進朝。正是

臨軒啟扇似雲收 率土朝天極水流 瑞色含春當正殿
香烟捧日在高樓 三朝氣早迎恩澤 萬歲聲長繞冕旒

請問漢家功第一

麒麟閣上識鄼侯

萬歲爺陞殿。文武百官進朝。傳宣的問道。文武班齊麼。押班的官出班奏道。文官不少。武將無差。班次已經齊整了。傳宣的道。各官

有事引奏無事的退班。道猶未了。黃門官說道。張天師在門外聽宣。萬歲爺道。宣他進來。只見三宣兩召。宣至金盞。天師五拜三叩頭。三呼萬歲。萬歲爺道。着卿宣印。印在何處。天師道。現在午門。不敢擅入。萬歲爺道。宣壘進朝。天師聽知。宣印進朝。的旨意。忙上的走到午門上。舉起個蟠龍盒兒。奉與禮部尚書。禮部尚書接着。奉與掌朝的閣老。掌朝的閣老接着。奉與司禮監的太監。司禮監太監。献上龍顏。龍顏見之。果真這顆壘。霞光萬道。瑞氣千條。龍顏大喜。只是上面還有六個字。不合措些。不知還是那六個字。不合朝廷使用。不知後來把那幾個字更替他。總合朝廷使用。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回

張天師滅僧 金碧峰救難

詩曰

璠璣琢就質堅剛

布命朝廷法制良

寶匣深藏金縷細

硃砂新染玉文香

宮中示信流千古

闕下頒榮遍四方

却憶卞和三獻後

到今如斗鎮家邦

却說萬歲爺看了這顆玉壘。龍顏大喜。只是印面上是個九老仙都之印。六個字。萬歲爺道。這玉壘委實是精。只不知朕可用得麼。天師道。陛下用得。萬歲爺道。朕富有四海之內。貴為天子。用了這一個九老仙都之印。朕却不反。又做了個道士也。這句話見。雖是萬歲爺盤剥的不至緊。天師心裏想道。似這等說來。反為欺侮朝廷了。嚇得他魂不附體。慌忙的五拜三叩頭。說道。臣啟陛下。這顆印朝廷可用。只是玉壘可用。非是九老仙都之字。可用萬歲爺道。既

岫列三茅萬道 烟霞穿戶牖

茅真君玉壘進朝



壘鑄九老一天星 斗煥文章



出象西序記

是這個字不可用。却待怎麼處分他。天師還不曾回話。只見那個姚太師。又在御座左側。又說道。來說是非者。便是上非人。這個字不可用。也在天師身上哩。萬歲爺道。這個字不可用。須在天師身上。天師道。臣有一計。伏望天裁。萬歲爺道。你說來。與朕聽着。天師道。這印面上的篆文。當原日也不過是個鐫刻的。這如今伏乞陛下。傳出一道旨意。揀選天下良工。鐫刻上朝廷爺的字號。便是朝廷爺用的。有何不可。萬歲爺道。天師之言有理。即時傳出一道旨意。着尚寶寺正堂錢△朝夕守護。又傳出一道旨意。着工部正堂馬尚書管理鐫刻。又傳出一道旨意。着文華殿掌中書事。中書舍人劉△篆與他奉天承運之寶六個字。你看旨意已到。誰敢有違。只見尚寶寺的卿。領了旨意。捧着這顆玉璽。朝夕不離。工部尚書領了旨意。即時發下了許多的文書。寫下了許多的牌票。就仰五

城兩縣。揀選碾玉匠人。限同考校。精上更精。強上要強。每城限取五名。五上二十五名。每縣限取五名。二五一十名。向齊火速赴部聽用。毋違。不覺的五城兩縣。帶領着一班兒碾玉的匠人。來見尚書道。解官銷徽文書。各回本職。眾匠人叫上紀錄司。取過紀錄簿來。把這些匠人的名姓。逐一計開。以便有功者賞。有罪者罰。紀完發放街下候候。原來這個玉璽。不敢輕自碾動。又不敢發落該房。選在工部大堂上。陳設了兩張公案。公案上相鋪錦繡褥。引芙蓉。又且開會。欽天監擇取吉日良辰。馬尚書朝衣朝冠。焚香拜告天地。拜告已畢。轉身又拜了玉璽。方自到尚寶寺。手裏請出璽來。安在這個公案相褥之上。眾匠人各上拜天禮地。燒紙拈香。方纔走近前來。只見這顆璽。霞光萬道。瑞彩千條。欲待不動手。却是聖旨不敢違拗。欲待動手來。這璽好怕人也。只聽得堂上一聲雲板响。

尚書道辰時已到衆匠人興工衆匠人只得動手原來這些匠人不是胡亂的動手先前分定了上中下三班匠人九名三班共三九二十七名餘八名兩名添砂兩名換水兩名補空兩名提點周而復始序次而行每日間也不是時上刻上用工寅時匠人進衙卯時還不動手辰時興工巳時又興工午時正是磨洗未時還磨申時歇斲一日間怎麼有這許多分派原來寅卯時日初出太陽尚斜辰巳午未太陽居頂申牌時分太陽西墜故此一日之中有用工時有不敢用工時馬尚書心裏想道這個壘若是磨洗得工成還有衣錦還鄉的日子若是磨洗得不成却不知怎麼是好哩衆匠人心裏想道磨洗這個壘若有功果羊酒花紅若有踈虞禍禾不測一個上拎着磨袋兒在手裏一個上掛着心貼兒在刀上却不要覺的光陰迅速時序推遷轉眼就是三十個日子一個月日

已過工程圓滿尚寶寺卿眼睜睜的看着

奉天承運之

寶六個字馬尚書眼見的重面上是奉天

六個字兩家

兒一同歡喜叫過把總來權插一對金花權掛一疋大紅段子叫

過衆匠人來權且散些賞賜俱待聖旨看來另行重上頒賞尚寶

寺仍舊捧了這顆玉璽馬尚書迤到朝門外果覆着旨意只見五

更三點萬歲爺陸殿文武百官進朝傳宣的道文武班齊麼御班

的官出班奏道文官不少武將無差班已齊整了傳宣的道各官

有事的引奏無事的退班道猶未了黃門官說道現有工部馬尚

書聽宣聖旨道宣進朝來三宣兩召宣至金盞馬尚書五拜三叩

頭三呼萬歲聖旨道煩卿開重用工何如馬尚書道萬歲爺的洪

程齊天開重的工程已經完備聖旨道現在何處馬尚書道現在

午門請旨定奪聖旨道宣重進朝尚寶寺聽知宣重進朝隻手舉

起奉與禮部尚書。禮部尚書接着。奉與掌朝閣老。掌朝閣老接着。奉與司禮監太監。司禮太監獻上龍顏。龍顏見之。果是奉天承運之寶的篆文。聖旨道着。司禮監將重用紙上我。看着秉筆的太監慌忙里刷上硃砂。司儀的太監慌忙裡展開繭素。一連用上兩三顆。聖旨掀開看時。原來又是九老仙都之印的篆文。聖旨已自有三分不寬快了。故此不宣尚寶寺。止是傳出一道旨意。宣上工部尚書。另行開洗。馬尚書領着這顆玉璽。轉到本衙。悲上切上。兩泪雙拋。心裏想道。空負了我十載螢窓之苦。官居一品之尊。今日斷送在這個璽上。沒奈何。只得喚過該房來。寫了飛票。用了印信。仍舊拘到原舊的碾玉匠人。這些匠人。聽知這段事故。也都哭上啼上。怕遭刑憲。却又官差不自由。只得前來分班的。仍舊分班。添砂換水的。仍舊添砂換水。補空提點。仍舊補空提點。每日間寅

時進衙。仍舊進衙。卯時不動手。仍舊不動手。辰時興工。仍舊興工。巳時又興。仍舊又興。午時磨洗。仍舊磨洗。未時還磨。仍舊還磨。申時歇斷。仍舊歇斷。今番比着前番。做兩更。加燥辣些。故此不及一個月。日已經完備了。馬尚書仔細看來。明上的。是奉天承運之寶六個字。却又進朝復命。只見萬歲爺在謹身殿議事。馬尚書心忙意急。投謹身殿而來。黃門官道。工部尚書在殿外聽宣。聖旨道。宣他進來。尚書也不待三宣兩召。迤自進來。聖旨道。卿來的何事。這等促迫。尚書道。開璽工完。特來復命。聖旨道。璽在何處。尚書道。璽在門外聽宣。聖旨道。宣璽進來。即時宣進玉璽。到於謹身殿內。龍顏觀看之時。委是奉天承運之寶六個字。忙刷硃砂。印在紙上。掀起看來。依舊又是九老仙都之印。聖旨已自有七分不寬快了。又宣工部尚書。領出去重造。尚書仍舊點起匠人。匠人仍舊用工開

洗尚書揆着這個二品的官。衆匠人揆着這個一條的命。尚書道：「今番要把舊字洗得清，却纔新字開得明。衆匠人說道：『理會得了。』」舊字洗得清，新字開得明，只說着洗得清三個字，就把個璽洗薄了一半。豈又有不清之理，只說着開得明三個字，却在那新半個上鐫刻了字，又豈有不明之理。分上明上，是個奉天承運之寶，不覺的工程又滿，明日五更官裏陞殿，尚書進上璽來，忙刷硃砂。印在紙上，掀起看時，仍復又是九老仙都之印。萬歲爺一時間怒發雷霆，威推山岳，舉了此印望九間殿丹墀之下，只是一擲罵說道：「縱是能者，不過草仙而已，怎敢戲弄朝廷。即時傳出一道旨意，宣上錦衣衛掌印的堂官，到於午門之外，押將玉印重責四十御棍，永不叙用。錦衣衛都指揮領了聖旨，喝令校尉五棍一換四十御棍，換了八個校尉，把個玉璽打得一命歸泉，不中重用。怎麼一個

璽，叫做一命歸泉，不中重用。原來這塊玉璽是個活的，夜食四兩硃砂，一印千張紙。自從打了四十御棍之後，不食硃砂，一印只是一張紙，却不是個一命歸泉，不中重用。到如今這顆印還是茅山侍奉靈官收管，却說萬歲爺撤座，文武百官散班，正是青天白日，撞着一個顯父子，莫道無神，也有神。到了半夜三更，三茅祖師見說，打了他的玉璽四十御棍，兄弟們心懷忿恨，一個人一拳，一個人一脚，把個華陽洞踹沉了。當原先這個華陽洞，洞裏坐得百十個多人，丹灶、丹鼎、石床、石磴，各樣的奇異物件，不計其數，只因三茅祖師踹沉了，故此這如今只留得一個洞口在了。這三位祖師，踹沉一個華陽洞，不至緊，即時間駕起雲霞光，萬道竟奔金陵，建康府而來。實在有個不良之意，只見萬歲爺正在乾清宮龍床之上，軒上的熟睡，頭頂上現出真身。三茅祖師纔知道萬歲爺是

不滅不生崖將頽而未墮

張天師減僧



成空成色峰入漠以猶懸

王虛師相玄天大帝臨凡。原來玄武爺比着三茅祖師還大幾級。不是個對頭。好三茅祖師。知已知彼。袖手而歸。不覺的金雞三唱。曙色曠曠。官裏陞殿。文武百官進朝。正是

鐘傳紫禁纔應徹

漏報仙闈儼已開

雙闕薄烟籠萬壽

九成初日照蓬萊

朝時但向丹墀拜

仗下應從紫殿迴

聖道逍遙更何事

願將巴曲贊康哉

萬歲爺陞殿。文武百官進朝。淨鞭三下响。文武兩班齊。聖旨一道。特宣龍虎山。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領道事。張真人見朝。天師見了旨意。忙來朝謁。五拜三叩頭。三呼萬歲。萬歲爺道。昨日三茅山的壘已經打了四十御棍。不終用了。卿府中的壘又在堯率天清虛府不能用了。朕到今日。還把那個壘來用。天師道。陛下用的還是傳國壘。萬歲爺道。依卿說起來。傳國壘又去得遠哩。天

師道。西番路途遙遠。險隘崎嶇。一時往來不便。萬歲爺道。須得一員能達的。往西番去走一遭。天師還不曾回復。姚太師站在御座左側說道。來說是非者。便是上非人。須就着在張真人身上要也。萬歲爺道。張真人這壘却在你身上要也。天師心裏想道。這個姚太師。我和他遠日無冤。近日無仇。他苦上的計較。我們忒來得緊了。我怎麼也設一個計較。也還一個禮兒。好個天師。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姚太師他本是個僧家。我今日就在這個取壘上要城了。他的僧家。教他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他日噬臍悔之無及。因是萬歲爺着他要壘。他就回復道。臣有一計。要這個傳國壘。如探囊取物。手到拿來。萬歲爺道。卿有何計。說來與朕聽着。天師道。臣有一事。依臣所奏。然後纔敢献上計來。萬歲爺道。依卿所奏。欽此。欽遵。天師道。陛下要用取壘之計。先將南北兩京一十三省。庵廟禪林。

裏的和尚一齊滅了。方總臣有一計。前往西洋。取其國璽。手到璽
示。萬歲爺只是取璽的心勝。便自准依所奏。即時傳出一道旨意。
盡滅佛門。該禮部知道。禮部移文。開會兩京十三省。曉諭天下僧
人。無論地方遠近。以開文到日為始。俱限七日之內。下山還俗。七
日以外未下山者。發口外為民。七日以外不下山者。以違背聖旨
論。俗家全家處斬。四隣通同不行舉首者。發邊遠充軍。自古道。近
火者先焦。這個金陵建康府。近在輦轂之下。禮部發下了告示。五
城兵馬司追銷。天下名山僧占多。南朝有四百八十座寺。無萬的
僧人。龍蛇混雜。一例兒都要碾他下山。况兼聖旨的事重。又豈可
容情得的。眾僧人那一個敢執拗。只得收拾行囊。舉一個上高
肩擔兒挑着。哭上啼上。也有師父哭徒弟的。也有徒弟哭師父的。
也有師公哭徒弟的。也有徒弟哭師公的。也有師父師公哭徒弟的。

個房頭徒弟徒弟的。也有徒弟徒弟哭別個房頭師父師公的。
也有張和尚帽子。李和尚戴得去的。也有李和尚的驢。張和尚騎
得去的。也有到私夥子家裏無限別離情的。也有到尼姑庵裏去
抱娃上的。正是削髮又犯法。離家又到家。袖拂白雲歸洞口。杖挑
明月浪天涯。可憐樹頂新巢鶴。辜負籬邊舊種花。却說這些僧人
下山。出乎無奈。那一個不致怨一聲。人多怨多。却就驚動了五臺
山清涼寺裏那一位講經典的碧峰長老。長老正在升座玄談。信
風到了。長老便知其情。心裏想道。摩訶僧祇果真有此厄會。我若
不行。佛門永不得興起。我原日為甚麼來住世也。即時按住經典。
分付提科的殿主。二來你可對眾僧人說好。上的看守禪場。我往
南京去走一遭來。只見左善世。右善世。左闡教。右闡教。左講經。右
講經。左覺義。右覺義。正提科。副提科。正住持。副住持。正僧會。副僧

會正僧科副僧科。正僧綱副僧綱。正僧紀副僧紀。個上說道老爺經典正講在玄妙之處。弟子們實指望拔離苦海。永不蹉地獄之門。怎麼今日要去。又只見一切比丘僧。一切比丘尼。一切優婆塞。一切優婆夷。四衆人等。人上說道老爺經典正講在玄妙之處。弟子們實指望拔離苦海。永不蹉地獄之門。怎麼今日要去。又只見徒弟非幻。徒孫雲谷也說道。走千家不如坐一家。怎麼又向南京去。碧峰長老道。你們不須呈牽。我快去快來也。衆人說道。老爺此去幾時來。長老道。往還只好兩三個日子。怎麼五臺山走到南京。往還只要兩三個日子。原來碧峰長老是個古佛臨凡。金光起處便行。金光按下便住。故此與凡人不同。衆人說道。老爺若去。弟子們度日如年。兩三日也難捱了。長老終是去的心勝。更不打話。你看他頭戴的圓帽。身穿的染色直裰。腰繫的黃絲細絲。腳踏的暑

襪。祥鞋。肩處的九環錫杖。金光起處便早已離了五臺山。頃刻就到了南京。上清河。舉頭一望。好個南京。真個是龍蟠虎踞。帝王之都。有一曲帝京瞻望詞為証。

詞曰

漢室金陵吳建業

盤困百里帝王國

三山二水壯皇圖

虎踞龍蟠駐地脈

鍾陵佳氣鬱葱

萬歲嵩呼遺劍弓

紫霧寒浮山月曉

紅雲晴挾大明東

魏我闕殿隱霸谷

星列辰分環輦轂

天上清虛廣寒宮

人間玉葉瓊枝屋

閱江樓下撫紅泉

鶴鳥臺上眺青天

分服不殊周鎬洛

授時猶守舜璇璇

主家戚里連朱戶

執戟三千食帝祿

長楊校獵疾飛雲

熊館驅馳如破竹

鍾鼓堂皇肅未兵

嚴更躡道儼周行

帶礪共盟千古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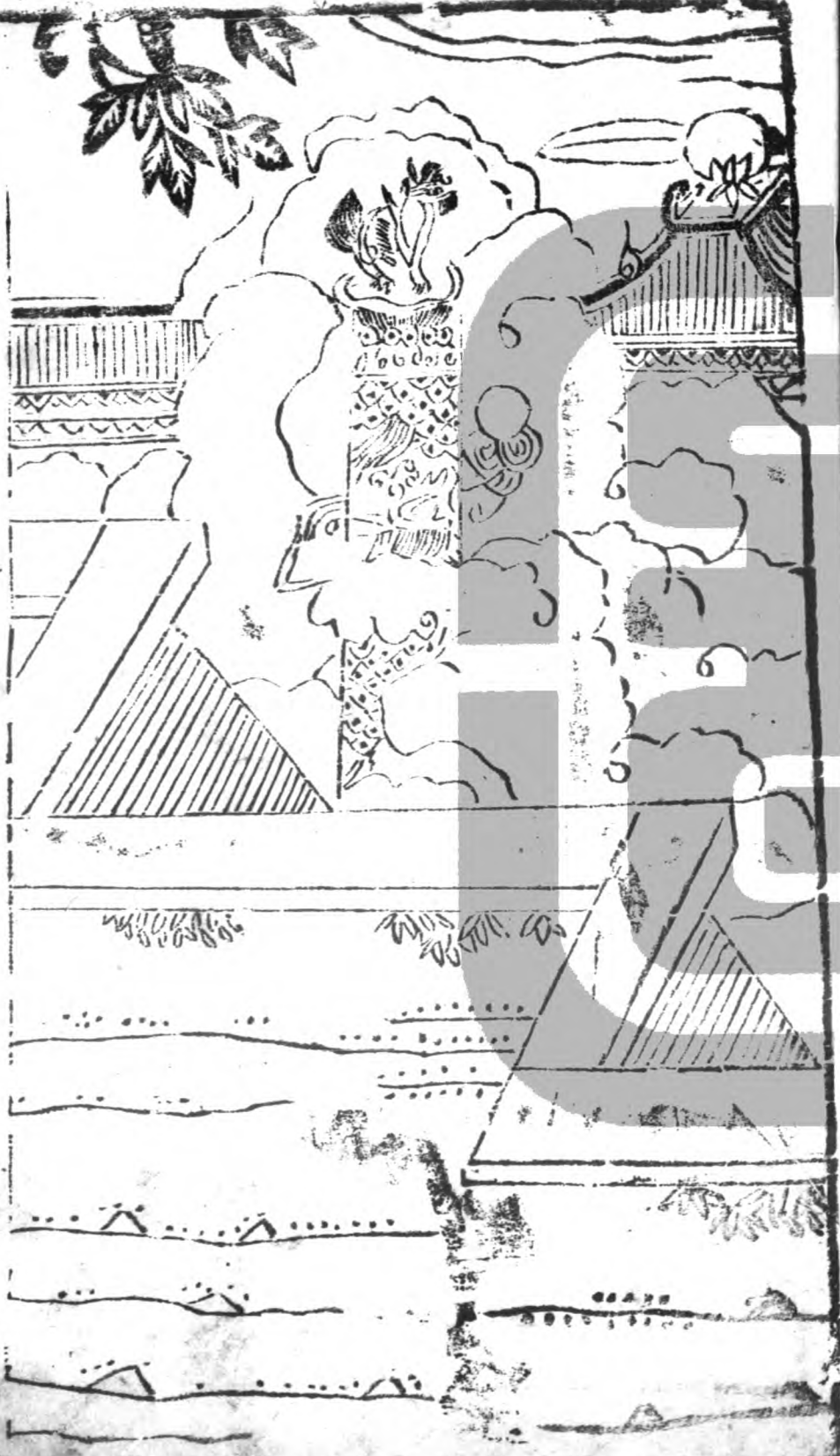
金甌永稱萬年觴

辭却五臺傷智懂之欲祈

金碧山峯救難



趨承九陛悼戒寶之將沉



出家西洋記

此時天子尊文教 求賢直下金門詔 草節愿箴治安書

奏曝敢揮清平調 石渠天祿宛蓬瀛 經筵御日對承明

作賤未能遭狗監 注書甘自老虞卿 吁嗟世人嗜字不嗜

真廣續紛誰鑒別 安貧歎有子雲賢 寂寞玄成聊自

通 世事湛浮似轉丸 由來先達笑彈冠 只尺君門遠萬

里 令人惆悵五雲端

又有獅子山清涼寺二律詩為証

萬仞巔崖俯大江 天開此險世無雙 符堅小見堪遺笑

魏武雄心入挫降 一統輿圖新氣象 六朝形勝舊名邦

題詩未覺登臨晚 笑折黃花滿酒缸

不用芒鞋竹杖板 肩輿直到翠微間 生逢王氣千年地

秀拔金蓮一座山 佛殿倚空臨上界 僧房

傳杯暫借伊周手 且放經綸半日閒

却說長老到了南京上清河按下金光竟投雙廟兒落下此時已

自三更天正是

靜夜有清光 閒堂仍獨息 念身幸無恨 志氣方自得

樂哉何所憂 所憂非我力

却說三更天氣長老已自到了上清河雙廟兒落下這個廟裏雖

有幾個神道他看見長老金光萬道曉得他不是個巧主兒都也

各自去了長老進了廟門坐在他供案之上只見一陣的風過好

風呀

無踪無影透人懷 四季能吹萬物開 就地撮將黃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風過處刮將一位神道進來了這位神道怎麼樣打扮只見他戴

的漢巾披的綠錦，玉帶橫腰，青龍刀凜凜。長老道：「是何聖賢？」那神說道：「佛弟子是十八位護教伽藍。」長老道：「原來是玉泉山顯聖的。」閔將那神說道：「便是。」長老道：「請回本位，不敢有勞。」這一位神道去了。又只見一陣風過，好風呀。

有聲無影遍天涯，庭院朱簾日自斜。夜月江城傳戍鼓。

夕陽閑塞遮胡笳。

風過處，又刮將許多神道進來了。長老道：「來者何神，各通名姓。」只見這些神道各人自通名姓：原來一個是日遊神，一個是夜遊神，一個是增福神，一個是掠福神，一個是糾察神，一個是虛空過往神，又有五個是五方揭諦神。長老道：「諸神各回本位，不必相勞。」這些神道各自散了。又只見一陣風過，好風呀。

無影無形一氣回，花心柳眼亂吹開。分明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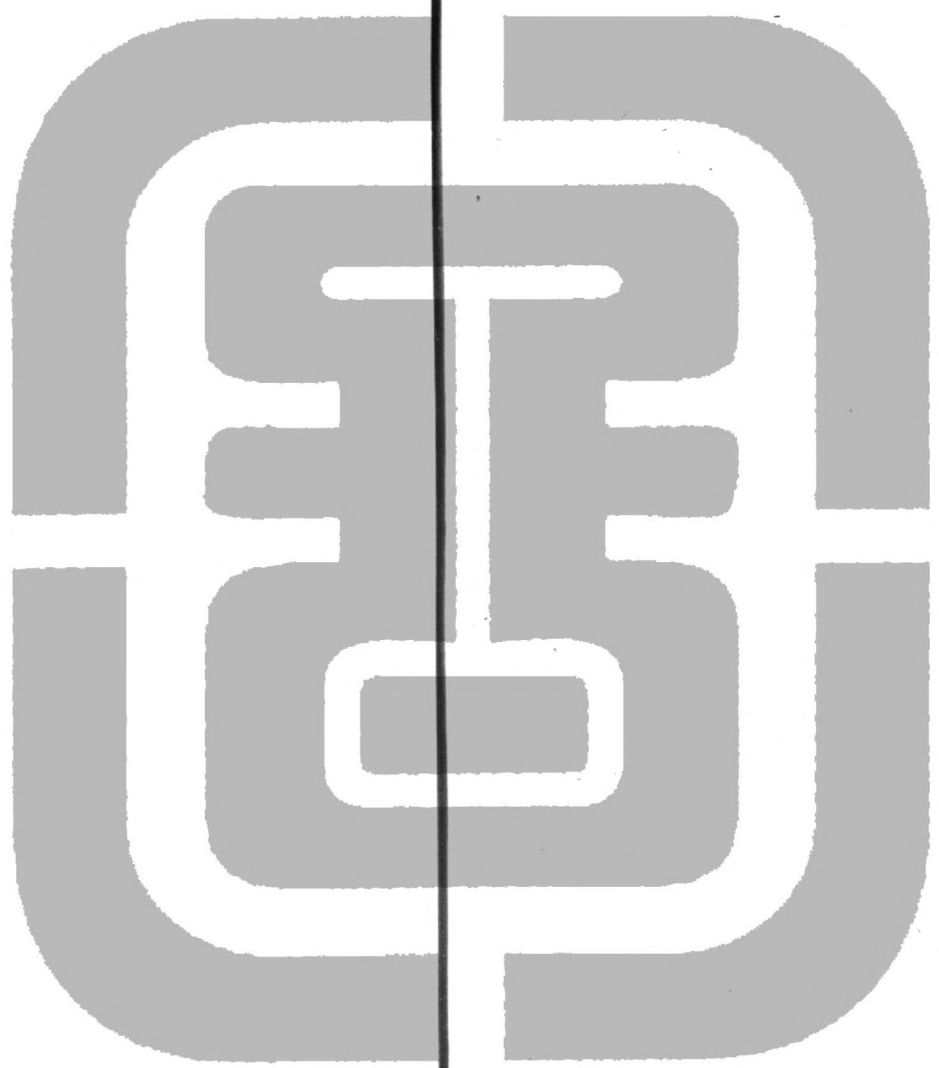
樓上

斜拽笙歌入耳來。

風過處，又刮將一位神道來也。這位神道又怎麼打扮？只見他頭戴的皂幘頭，身穿的大紅袍，腰繫的黃金帶，手拿的象牙笏板，當張刀，且自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傅粉的臉，三綳的鬚髯。見了長老，遶佛三匝，叩齒通虔。長老道：「是何神聖？」那神說道：「小神是南京城裏斬妖縛邪護呵真命皇帝御駕的便是。」長老道：「你護呵那個真命皇帝來？」那神說道：「大凡真命皇帝下界，百神護呵。小神是孫護洪武爺御駕的便是。」長老道：「現在那裏管事？」那神說道：「小神現今在裏十三外十八，把守江東門的便是。」長老道：「你曾斬甚麼妖怪，縛甚麼邪神？」那神說道：「自從胡元入主中國，乾坤顛倒，妖邪極多，精怪無數。及至洪武爺下界，小神護呵斬縛。這些妖怪方纔遠走他方。這地方上纔寧靜。」長老道：「有何憑據？」那神說道：「有一個三

街賣藥的賀道人為証。長老道：「怎麼賀道人為証？」那神說道：「賀道人是南京城裏一個古跡人家，是漢末三分時候住起的那賣藥的。道人也有幾分靈性，日裏醫人，夜裏醫鬼，有一個精怪時常來到。賀道人的家裏取藥，走動了約有三五十年。忽一日五更三點，哭啼的來辭賀道人，說道：『業師！我今番再不來取藥了。』賀道人說道：『仙家你為何發出此言？』那精怪說道：『此今洪武爺治世，按上界婁金天星玉皇有旨，差各城隍各門把守，我們不能勝正，怎麼又敢進門來也。』呼的一聲風响，這個精怪就去了。這却不是小神斬妖縛邪的憑據麼？」長老道：「原來你是個城隍菩薩哩。」那神說道：「便是。」長老道：「既是城隍，請通名姓。」城隍說道：「小神姓紀，名信。長老道：『天下都是你一個人麼？』城隍道：『不但這個江東門，天下城隍姓紀，不但天下，就是海外東夷西戎，高靈北極，造下了城隍。』」

下了廟宇，城隍都要姓紀。這話兒還不會說得，只見眼面前又有一個神道，也頭戴的皂幘頭，也身穿的大紅袍，也腰繫的黃帶，也手裏拿的象牙笏板當張刀。高聲說道：「少說些哩。」城隍說道：「怎麼少說些？」那神說道：「你說天下城隍都姓紀，海外城隍都姓紀，哩。」城隍說道：「却不是天下城隍都姓紀，海外城隍都姓紀，怎麼？」那神說道：「且莫講天下，且莫提海外，只怕咫尺之間，就有一個城隍不姓紀哩。」城隍菩薩大怒，說道：「你是甚麼人，敢學我們裝束，敢來搶白我們說話也罷，你說得咫尺之內，有個城隍不姓紀，便自干休。若說不得咫尺之內，有個城隍不姓紀，我教你喫我的象牙板這一虧。」那神說道：「你這等性如火爆，常言道：『有理不在高聲。』還有這個佛菩薩做個証明功德，長老道：『你兩家也不要傷了和氣。』各人說出各人的話來。」





P63 後缺

